

終軍白麟奇木對 八文編

志菴曰終生此對竊相如封禪

影響耳

茅坤曰軍之對

多道諛而文則

甚佳作三大段

看篇中功德應

三字作眼目

唐順之曰此段

言武帝服遠之

功

三宮明堂辟雍

靈臺也文質言

於三宮班政教

有文質也

唐順之曰此段

言武帝謙讓之

德

又曰以後一大

段言武帝豐功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

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

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

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

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

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

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

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

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方九州

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

盛德之瑞應曰
卒武王事以為
瑞應之徵

塞谷也明亦謂
神也下字甚奇
巧

告元改元年以
告神祇也
胡安國曰退飛
有氣逆驅而飛
也人事感於下
則天變應於上
苟知其故恐俱
修省變可消矣
宋襄公以亡國
之餘欲啗伯業
五石隕六鷁退
飛不自省其德
也

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先垂聖恩之
勅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祗享之精交神積
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
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療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
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享而上通之符
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首以白茅於江淮發
封禪也嘉彌於營立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
象諸侯順周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
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
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
衣裳而象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

出處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

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

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

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群臣軍上對云云對奏上甚異之由

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

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林希元評漢初大抵多因秦陋至武帝始易正朔改

制度建明堂辟雍表章六經漢家始成帝

王模樣愚謂武帝漢之賢君也其北却胡

南拓越不為无功而疲敝中國亦賢者之

過耳然輪臺之詔翻然寤悟非迷復之凶
者可同相語也白麟奇木之應似非偶然
然謂之麟恐非終軍所對不无附會胡越
內附亦幸而中耳然其稱頌武帝之賢非
溢美也其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失
其年甚少而老成或不能及真天典之奇
才也使天典之壽其所就當不止此惜哉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林希元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由泰也聖賢論治莫先於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經生學上傳誦以為驗矣
凌雅隆曰此頌西京之變軀也蓋浸淫於六朝矣
按春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羨藜藿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玉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模清水淬其餘越砥歛其罟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夢記畫塗如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

良馬低頭口至
騰故曰齧御駕
則日至故曰乘
且馬行尤疾每
在風前故遺風
於後今此言逐
遺風則是風之
遺逸在後者馬
能逐及也
凌稚隆曰以工
用相得人馬相
得作二段干將
齧和為賢臣之
喻百丈不瀾萬
里一息為治平
之喻

又曰自故服絺
綌至此引言至
主下賢之誠自
人臣亦然至喻

其意也言賢臣
誠於不知已而
伸於知已



易曰雲從龍風
從虎管格別傳
曰龍者陽精以
潛于陰幽靈上
通和氣感神二
物相扶故能異
雲虎者陰精而
居于陽依木長
嘯動於巽體二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救策
而不進於行凶喘膚汗人盡馬倦及至駕齧御駮乘
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
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仰
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給之涼者不苦盛暑之
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仰則有其具
者易其備賢人君子六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
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對伯述昔周公躬吐
哺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
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

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
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
審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太
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矯而享膏梁剖符錫壤
而先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
而後有賢良之臣故虎嘯而夙列龍興而致雲蟠蟠
唵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
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

數相感故能運
凌維隆曰自故
聖主至末言君
臣相得其功業
之弘至于如此
柯維騏曰只此
兩句狀出君臣
相得之情千年
以來歌錫昭烈
崇云孤之有孔
明如魚之有水
也真美主之言
哉
時宣帝好神仙
使張求金馬碧
鷄之神故褒此
頌及之
凌維隆曰結語
若不在緊而意
定完切

劉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
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俊士亦埃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雖然交忻千載
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
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
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
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
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嗷呼吸如僑秦眇然絕俗
離世哉詩云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
連年不定上并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
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
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
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
之捐之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丞相于定國以
為捐之議是
上乃從之

唐仲友曰賈捐
之諫伐珠厓一
事與嚴助甚別
自取其死與嚴
助同不可以人
廢言
林希元曰上稱
堯舜禹之德不
過為此數句設
以上言三聖之
地不廣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
也敢昧歿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
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胡南
暨聲教迄于四海
則治之不歆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

唐順之曰此處
只平之叙事而
得失自見
以上言殷周之
地不廣以非兵
革所能致一句
王世貞曰下數
個不過字有意
味言唐虞三代
不款廣地地不
加大而卒以兵
秦務欲廣地畢
竟地亦不加
而卒以滅蓋借
以暗記時事
以上言秦廣地
之害此言漢不
廣地之利

林希元曰言不
又廣地引却獻
千里馬事乃言
非若武帝之窮
兵回夷通西域
至安息以規漢
元耳
又曰數語真名
言然於上下文
似無所屬古人
文字多類此

王世貞曰昔人
謂人主只可使
知稼穡艰难不
可使知錢谷之
數誠確論蓋漢
武窮兵特以粟
紅貫朽為之崇
耳

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焚地東不過
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國
使來因。九譯言語。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乃通也。越裳國名。楚所弱也。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
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焚地南
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
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
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
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
歲一事時天下
民多故出賦四時。胥獻千里馬者。詔曰。鳶旗在前。屬
十三歲而一事。

車在後。鳶旗編以羽毛。列係僮旁。載於車上。大駕出
則陳于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于後也。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
安之。安之言何
所適性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
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奇。嚴之賂塞。節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
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
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
不可食。粟久腐壞則
色紅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數
也。迺探平城之事。探追
計也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
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
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

以下言用兵廣地之害讀此一段令人酸楚凌稚隆曰父戰死于前數句模寫真切後漢匈奴傳唐李華吊古戰場文全用此語意是皆廊地泰大句典上非兵革所致反應

林希元曰言極激切至此統提出珠

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鉄酒
推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
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聞傷於後女子乘高郭孤兒
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淚流被面以入於遙設
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廊地泰大征伐不休
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
父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
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
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
大海之中擠墜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

閱如霖曰自詩云至蚩乎言珠厓不必擊自駱越至貪也言珠厓不足擊自臣竊以至毋功乎言珠厓不當擊珠厓即今崖州屬廣東瓊州府

茅坤曰與淮南諫伐閩越意同非獨珠厓句破主上所嚮慕奔之不足惜二句方露一篇本指

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荆蠻大邦為雙言聖人起則後
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
况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
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
獨居一海之中顛顛也霧露風濕多毒草虫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歿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言
也臣竊以姓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逾
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鑄
之少府錢主供天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
師遠攻凶士母功乎求之姓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

何孟春曰求之往古指堯舜禹

以下施之當今
指駱越之人以
下
閔如霖曰收拾
矯健

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
可。且無以為為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唐仲友評捐之能言之士

王維楨評捐之謙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此。秦漢
以下之深病也。

陳仁子評捐之有狷介之節而不能守始也。短石頭

終也不得用而存石頭。此其志之數變特

如當時却朋者流。若非諫廢珠厓一疏。殆

為名教罪人矣。其喪身宜也。

林希元評文字未純美。其中却有格言。其言珠厓當

罷以當時事執。覲之誠為有見。今珠厓已

入職方。為文物之邦。捐之之策。又似贅矣。

蓋古今之時不同。事執亦異。不可以執一

論也。今之謙論安南者。多拾捐之餘論。其

亦未之思尔。

李廷機評捐之。此謙體制音節。綽有廼祖治安遺風。

而人品大非其倫矣。

楊慎曰已上申
上彼一時意
聶豹曰世治正
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而謂與不
肖無異何邪大
都曼倩特滑稽
者流漢天子用
俳優畜之故飾
詞云耳
茅坤曰連遭數
個則字詞采峰
峭
凌約言曰此言
士之顯晦係乎
君正以時平無

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
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十二國謂魯衛齊宋楚淶士
者強。失士者凶。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
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
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為帶。安於履。蓋帶
言如帶之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相連也
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
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
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
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
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

所須才故也明
已所以不過之
故
楊慎曰已上申
此一意意
又曰大凡文章
承接處家緊要
如人身筋節處
血脉不貫便成
痿痺此把時異
事異句捻取前
意即用雖然一
轉起下修身意
有關鍵有起伏

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不得使蘓秦張儀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百石吏主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
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
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
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十
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

時時化曰上言
修身又榮此引
傳數語言修身
雖不榮亦不敢
易行實君子之
本心也故承之

也。譬若鵲鶴飛且鳴矣。鵲鶴傳曰天不為人之惡
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
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

曰君子有常行云云

楊慎曰修身意止此水太清以下

凌稚隆曰枉而直之數句乃率尚書勞者勞之來者來之等意杜預序春秋傳皆祖此要亦不甚切題

林希元曰此處正解客難復以燕用樂毅等句申前蘇秦張儀意

按語曰以下或謂朔訊客之言者非當依文選注作朔自謙為是蓋當斯時而欲梯進媒宥不惟無功且取困窮是不知叔變者等耳此說較順

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旒纁以黃綿為之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圜。所。欲。必。得。功。若。

立。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蓬。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鼯鼯一名奚鼠孤豚猪子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劉 總評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雖託古耐志疎而有辨

洪 邁評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

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

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退之進學解於是
一洗矣

林希元評此篇意思是說時平則聖賢亡所施才其
實當曼倩時正武帝上嘉下樂長駕遠馭
之際賢才未及無所用曼倩之不遇未可
全諉之時若以之泛論義理自是如此文
字甚佳楊雄解朝班固答賓戲皆祖此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
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云云朔雖詼笑
然時觀察顏色直
言切諫上常用之

柯維騏曰東方
曼倩澹宕瑰瑋

為漢朝第一流
班太史為之作

傳極力摸寫誠
慕之也此對典

客雜諸篇可見
其大畧云

林次崖曰義理
甚正暢利害甚

明決辭氣溫厚
昌大美豔典則

如黃鐘大呂可
薦知廟如黼黻

冕弁可表冠裳
雖枚乘卸陽董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常

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燠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鳳闕闕名。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

績。績五綵也。宮入簪瑋。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

前漢書平水

以文章名或未
能過也
閔如霖曰此直
言切諫處

茅坤曰正其本
萬事理六字是
一篇主意關鍵
得好

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
節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歌不奢侈。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
四通之衢。甲乙之帳謂帳多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
故以甲乙第之也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陳仁子評方朔進身不以正而進言則時出於正武
帝招致天下文學材智士一言悟意驟置
左右為天子私人發兵會稽主於嚴助起
上林苑主於吾丘壽王開西南夷主於司
馬相如建朔方郡主於主父偃獨方朔以

滑稽寓諷諫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
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則正矣夫帝於群
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弘曰使邪
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
是求其末而甚其侈也問之東方朔朔曰
燔甲帳卻走馬是正其本而抑其侈也弘
之不如朔明矣

前漢書卷之...

吏曰... 臣聞謙... 之應應之... 處恐其不廣也... 苑何必整屋... 臣尚以為大也... 河渭其地從... 三河之地止... 海之地秦之... 金銀銅鐵... 取給萬民...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王維禎曰起句... 靡麗是直言切... 唐順之曰入事... 處脫洒不為事... 使中尉及左右內... 史則為三輔非... 又謂京兆馮翊... 扶風也... 凌約言曰自夫... 南山至價畝一... 金言上壤物產... 之美見不可為... 上林苑以奪民... 利虧國賦...

前漢書卷之...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

此段以上損國
用下廢農桑見
其不可

此段以壞人塚
墓發人室廬見
其不可

此段以深溝大
渠恐危乘輿見
其不可

唐順之曰不足
以不字疑當作
亦字

凌約言曰故務
苑園三句總結
上三段以下又
歷引以戒之

唐順之曰天變
字應前

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饒寒之

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

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騁

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泰階

也。每合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

出處武帝時夜出夕還投宿諸宮於是上以為

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

吾丘壽王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

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

苑屬之南山及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

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時朔在旁進諫是

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

給事中賜黃金百觔然遂起上林苑

林希元評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溫厚昌大
美麗典則如黃鐘大呂可荐郊廟如黼黻
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卸陽鞏以文章名
或未能過也

楊惲報孫會宗書

宣帝時惲以聞知霍氏謀反功封平通侯後以
妖言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
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
廢退當閤門惶懼為可伶之意不當治產業通
賓客有稱奢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稀味語
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云會有一日食變
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
以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
見而惡之廷尉當
惲大逆無道要斬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底致幸賴先人餘業得備

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

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督視。殷勤甚厚。然竊

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惟思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逆足下之意指。默而

按惲之母司馬
遷女也。惲始讀
外祖太史公記
頗為春秋以材
能稱此書文氣
全學外祖
樓迂齋曰惲楊
敬弟太史外孫
宣帝雖刺深取
禍亦有自

馮小海曰文氣
豪宕縱逸最得
史遷家法第中
多憤上之詞古
人所謂怨而不
怒者似不如此
至不知荒淫為
不可益非所以
為訓也

凌稚隆曰憚既
知聖主之恩不
可勝量又曰縣
官不足為尽力
何自相矛盾和
又曰聖主之恩
數句是結上起
下
李廷機曰意似

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
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
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
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
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又矣素空也不稱其
戩空食祿也懷祿
貪執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
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
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
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
已大笑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
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公上充縣
官之賦歛也不意

拂爵而詞則甚
騷

張宴曰喪不過
三年臣見放逐
洛居三月復初
故云有時而既

按李斯上書云
擊甕叩缶彈箏
搏髀而呼烏烏
快耳者直秦聲
也是閔中舊有
此曲
李夢陽曰此詩
甚佚宕有高致

凌稚隆曰自過
已大笑至此言
躬耕自適自憚
幸有餘祿以下
又言糴販自資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
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既已臣之得罪
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獵烹羊羔斗酒自勞
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
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缶瓦器秦人
擊之以節歌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
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下
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
野喻已見放棄也箕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
待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頭頓足起舞誠淫荒無
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
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

前漢書平本

皆造為道世之詞以寓說當世
馮小海曰按憚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憚憚死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此云方糶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乃賈堅之事汗辱之慶非其實也特借此以記會宗耳

毀所歸不寒而粟粟疎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
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
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漂然高遠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非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勵以立功名不須與我言也

梅福論王氏書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說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梅福上書上不納

汪道昆曰前論納諫後及王氏閔如霖曰分明訊其不用賢而舍畜不露以下文漢祖之事証之益見矣
林希元曰只把高祖武帝事來議論近而不遠切而不浮忠而不激可謂善立言矣故雖觸時諱而不賈禍西漢之末有士如梅生公卿有覲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管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

皆造為道世之詞以寓詭當世馮小海曰按憚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子憚憚死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此云方羅賤販賈逐什一之利乃賈賈之事汗辱之處非其也持借此以詭會宗耳

毀所歸不寒而粟粟竦縮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言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仲舒傳作皇皇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無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漂然高遠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非我不同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勵以立功名不須與我言也

梅福論王氏書

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說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灾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梅福上書上不納

汪道昆曰前論納諫後及王氏閱如霖曰分明訊其不用賢而舍畜不露以下文漢祖之事証之益見矣林希元曰只把高祖武帝事來議論近而不遠切而不浮忠而不激可謂善立言矣故雖觸時諱而不費禍西漢之末有士如梅生公卿有覲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管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

李東陽曰秦為亡道以下言王道廢無所循故循高祖之法亦之為治

又曰此一段歸功漢武之得賢以諷成帝

胡安國曰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貧人君子皆

是以衛宗社而忤和心奸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固乎董份曰欲與上爭衡以上言國家輕意歸在不求士故下文遂以得士則重失士則輕之

又曰自商堂之議以下方說不用已言與已言之當聽

李東陽曰此段諷以求士言人才不數當用爵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

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心道削仲尼

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

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

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

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有

三年之儲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

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

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

之際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或帝時廣漢男及山陽

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索隨

求索隨已及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

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

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

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

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美術今臣所言非特九

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

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

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

祿東帛以求之
引高祖所以為
功
茅坤曰以爵祿
束帛求士亦梅
生待衰世之意
要之果毅敢言
之夫固無藉爵
祿而後功也

柯維騏曰利其
器之字與上國
家之重器之字
相應
林希元曰賢人
國家之柄漢武
好忠諫而布衣
咸集是不失其
柄也此段率高
祖孝武正應則

面意但以高祖
武帝求賢為伯
者之道以漢成
為以三代選取
之法取士諫論
不醇不可為法

李東陽曰此段
將說入誅王章
事先提此數語

王慎中曰漢自
陽朔王章之誅
天下以言為諱
其弊也名儒碩
卿皆為奔媚頌
德作符券焉則
漸靡使然也故
曰漸之所染責

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
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
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熒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
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必幾
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
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膠張
誹謗之用以為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泰阿故劍名
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
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
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

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
過而獲其謀過謂盜嫂受金之過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讐言謂
管仲仲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
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
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
之言又加戮焉夫音綠鳴也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
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以其言為不急而罪之法或下廷
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
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熒也取民所
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
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

前漢書平本

育不交靡之所
成海岳將傾言
微之不可不謹
而恭之當豫也
梅生此論知言
矣夫

凌稚隆曰頌陛
下以下收拾前
面意遺武帝者
省文也
按十月之詩刺
后族方盛

茅坤曰此書本
論王氏至此方
見本意先泛論
而後漸入實事
自是論事之法

况當時王氏方
盛尤不可直言
之者
董份曰此論可
謂不刊之典
胡定曰凡親戚
之臣其執重而
心有所恃執重
則易以驕有所
恃則輕犯法故
其為道獨可教
誨之富貴之而
斬其用

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
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
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
災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頌陛下
循高祖之軌杜凶秦之跡數御十月之歌十月見留
詩小雅
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
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
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注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
之三倍春秋水灾亡與此數陰盛陽微金鉄為飛此

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鉄官鑄
鉄如星飛上去景象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

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

柄斗身為魁蓋
以斗為喻也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

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陰於主災後防之

亦凶及已上遂不納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
福於會稽者變名
姓為吳市門卒云

真德秀評成帝初即位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

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正月封舅王崇為

安成侯商根立逢時閔内侯未幾有黃霧

四塞之變諫大夫楊與等以為明盛阻微
之氣而歸咎於太后諸弟無功而戾時王
氏之權未盛故雖傾邪如楊與徒能誦言
之其後用事既久名儒如杜欽谷永大臣
如張禹不惟不敢言且陰附而為說考其
始本惟劉向以同姓之卿懇言之至于
三四而近臣如王章至數鳳之罪觸死而
不顧向與章固賢然皆戕分所當言也福
遠方一尉耳乃亦昌言之無所忌致莽顯
政又能超然遠逝以全其身高風峻節千
年而下猶使人具敬其視欽永張禹輩直

蟻虺糞壤尔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陳仁子評人處權臣柄政之時而言者未有不死王
章之於王鳳是也獨劉向與梅福幸而不
死夫劉向宗室遺老也其執親而易梅福
州縣小尉也其位卑而雜帝雖未用其言
而亦不加罪鳳亦不敢加禍者終其身鳳
其狃畏宗臣畏公議與

唐順之評此文如野戰之兵恣意說去不事繩削頗
有奇氣而少醇雅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今匪車揭兮願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益傷之也今者大
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
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管召公述職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
世思其仁息至乎不伐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大王不
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柱也搏銜馳驅不止口倦乎叱咤
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

王吉諫昌邑王疏

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馳驅國中
動作無節吉上疏諫王賀雖不遵道然侯知敬禮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今匪車揭兮願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益傷之也今者大

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

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管召公述職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

世思其仁息至乎不伐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大王不

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柱也搏銜馳驅不止口倦乎叱咤

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

凌稚隆曰將說昌邑幸此以發
端按檢國匪風篇
想古恒字傷也
言見此飄風反
疾驅則顧念哀
傷思周道言今
之發之然者非
古有道之風也
今之揭之然者
非古有道之車
也故傷之
亨坤曰引召公
事欲以為法聽
斷之勤與游獵
之娛正相反

茅坤曰數以奕
脆二句揔括上
馮式至區薄也
句意全壽命句
說養生進仁義
句說養生此二
句又收結上文
夫廣廈段說進
仁義之隆意
休則俛仰段說
全壽命之宗意
大王誠番意數
句揔收上兩段
心有堯舜之志
句應養生意
有喬松之壽句
應養生意
時武帝晏駕未
久故尚思慕

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區薄數以
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
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
其樂豈徒銜檝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
步趨以實下今人不行則和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
積精以造神藏五藏也練練其氣也造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
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
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
聖至今思慕未忘皇帝謂昭帝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

茅坤曰此疏詞
意灑切至以非
享國之福聳動
之可謂司繩矣
其如昏昧之主
难以口舌爭何

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
大王大王在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
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
之福也臣吉愚竊願大王察之

士闢地廣二者諷昌邑議論正詞語佳如大呂黃鍾
不足乃行鏘乎有餘韻
茅 坤評吉疏本經術而文章之旨典古伊訓說禽
相表裡

相表裡

其政有抑之主
之有能下雖矣
平國之辭筆禮
意雖吐至心非
亦曰出疏時

仁聖之風繼之平有餘賄所為發憤忘食日新厥
其樂豈徒二皆屬昌邑驕備五同語曲改大呂黃鐘
林希亦言也楚之樂一傾虧也一傾獲也姑吉事心
之辭也自古愚憊鮪大王察之
責以無恩愛心羨憐介麻不具皆計必山閭非譽國
大王大王亦屬眼子也計立限也一長而二丑之
有伯幸大王宜夙念此以希聖意諸夷骨肉真歸

貢禹言教化奏

茅坤曰首揭孝
文貴廉潔賤貪
汗為下數句之
綱且包括一篇
主意
許相卿曰叙文
帝事便有許多
含蓄在後叙武
帝一段當一一
與此段反照
茅坤曰使犯法
二句亦為下數
句之綱便與孝
文貴廉潔賤貪
汗相反是以下
皆甚言其流弊
也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汗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
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
誅疑者以與民止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
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
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
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
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
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傳能欺上府者以為
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
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奢財者顯於世欺謾而

陸深曰以下連
用四故字俱承

上文言
汪道昆曰詞采
吟嘯音節尚嘯
讀之脍炙人口

王維楨曰句法
古雅格調非常
以詩文字當在
西漢之上
唐順之曰深中
時弊

許相卿曰繳上
故字四段正見
與孝文相反如

又曰以下勸之
以行孝文之政
舟上孝文一段
彷彿

王鏊曰必借論
孔子以匹夫之

確侯足為憲天
下以起漢正天
下之易意
又曰必即承上
言漢既正天下
之易然而太平
不復與者以其
舍法度云云耳
自成康以來句
特借言以起漢
也
許相卿曰舍法
度二句又見與
孝文貴庶繁寺
句相反
陸深曰陛下誠
深念數句即上
文今欲與至治
數句意與復叮
啾反戾欲其行
之不懈也

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宦。故倍皆曰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彘。家富執足。目拍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倍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觴之故。四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必兩折中。况乎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乘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俾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王莽傳
五十四

茅坤評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制天下天下苦之而
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至於幾置刑
措用此道也貢禹之議得之

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至於幾置刑
措用此道也貢禹之議得之

魏相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
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
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
相上書諫上從相言乃止

茅坤曰魏相五
兵之議絕古今
情事古今格
言用兵勝敗之
道果無出此五
者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李廷机曰擊匈
奴之卒非應兵
乃貪兵也魏相
不直斥言故但

云臣愚不知此
兵何名者也蓋
婉其詞以發之
預為進言地

今邊郡段言邊
民困乏則不能
擊

今郡國段言郡
國水旱則不當
擊

今左右以下言
不當憂外而當
憂內是根極切
要之譚

左右謂近臣在
天子左右者

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難以動兵言不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
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
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不實選言風
信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
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
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
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
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
胡寅評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

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
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
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
賢者或猶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
惡聞災過姦臣事君凡天地交異夷狄盜
賊危亡之情一切隱諱不以直告而草妖
木怪雲物震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心非
惟慰悅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
律其視魏相為何如哉風信薄惡宰相之
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陳仁子評國家行事雖責於其君而亦當責於其相

宣帝身武帝皆其銳而可大有為者也武
帝窮兵而宣帝不甚窮兵何也及觀魏相
諫伐之書然後知武帝之相若蔡澤賀慶
不敢言也故曰窮於兵宣帝之相若魏相
不憚言也故不窮於兵嗚呼此一止兵也
武帝之時主父偃嚴安未嘗無言也不出
於朝廷之相而出於踈遠之臣帝亦將輕
听之矣若魏相者真大臣哉

叙趙廣漢吏跡

茅坤曰廣漢多材指而班椽亦竭力摹寫工矣即室曰治京兆先按大豪治穎川先制首惡此廣漢治行所以尤異處

茅坤曰狙獪之見傾危之情錢福曰廣漢又好用世吏子孫此亦欲倚之以為耳目者即鉅筭之故智

閔如霖曰廣漢以請起功名而卒以請賈誅戮傳所謂陰符經

廣漢遷穎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穎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鉅筭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倍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

之然机者乎

尉存謂安慰而存達之

即志菴曰某椽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從盜遂治渤海來

凌稚隆曰又另起結前起後凌約言曰善為鈎距句是網鈎距者一段是目俱虛說郡中盜賊至皆此類也方指其實而叙

之稷文熙曰鉤距之術利用匿鈎距之術利用詭皆申韓之故智

言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許脫免也

調辦具之也記召為書記以召之也多厚也言殷勤也若今人言千萬問訊之類

前漢李廣平本

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

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

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椽

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

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

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

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

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

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款知馬賈則先問

狗已問羊文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

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宅人效

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

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

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

富人蘓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

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

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

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

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甚厚送獄勅吏

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欵葬具告語

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

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

茅坤曰廣漢之治典尹翁歸相似而根本不同廣漢則以好諂而為傾危翁歸特以名籍而又刑罰且不以行能驕人其罪識固非廣漢所能及又曰廣漢好譎奸事故特奏請游徼秩百石

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
伊故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
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
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徼獄吏秩百石其後五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
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
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張敞論霍氏封事

敞字子高為山陽太守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策霍氏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

真西山曰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其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又誅故雖善故之計而不行李廷機曰譏世卿句便含蓄為下段之緝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恠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

前漢書卷之九

卷九

五九

茅坤曰是知大體之謀

李東陽曰此段陳朝臣明言之

策又陳群臣固爭之策謀論鑿

風生絢采翻

古處大有左氏

風度

茅坤曰好句法

馮山海曰此處方說出所以宜

罷就第而保全

之意

陳仁子曰此下自陳詞亦不苛

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餐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息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時山雲以過歸第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眦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

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陳仁子評先儒論宣帝卻茂陵徐生之言蓋將稔其

惡以成赤族之誅故帝以侯滅霍氏徙莊

公以京斃段也噫帝豈有是哉帝久忌霍

氏敢怒不敢言其初也畏光之威不敢廢

其終也牽后之愛不敢廢夫賢以禹山逆

謀皆萌於光亡之後殺之特孤雖腐鼠之

易魏相言而不從張敞言而不省何也吾

因得以窺帝之心矣當時張章告張赦石

夏之謀執金吾收捕帝詔勿捕由等相謂

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以一舉也帝不

前漢書卷之九

卷九

五九

抑制霍氏者皆霍氏之嬖為之也是故持

附之奸未明輦侍之寵方盛平生驂乘之
憤潛移於一旦房闈之愛光歿則葬之過
厚山逆則庇之過寬吾意廢立之謀向非
震躬之迫鼠鴉雖災帝亦未必奮然除之
昭臺之處幾有不忍正典刑者嗚呼趙蓋
韓楊之死如刈草菅帝不牽后之嬖其殺
霍氏者亦一趙蓋韓楊也俾待容忍以成
之哉

張敞與朱邑書

茅坤曰簡約蒼練取其達意而止又曰此截言已無可以有為又言朱邑有可以有為故摠之曰有無之勢異也接引陳平韓信事以真其薦賢末二語尤詭得痛切亦是名言

明主將心大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
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勾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
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其糟
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晉陳平雖賢。須
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得信。故事各達其
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
下而進矣。

出處朱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

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答人存
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

遷補太守卒復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于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丹邑書云云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王生子益寬饒書

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訛奸犯上意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以予書云云寬饒不納其言

時宣帝惡其體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愈失意不快故王生首以人臣大義規之意正大而詞亦有法

此段教寬饒以言遜方今以下又教寬饒以保身引退故以蘧氏子胥為言蓋蘧伯玉能卷而懷之伍子胥知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之術各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

吳王不可諫而
不能止也
許國曰一篇主
意在此數句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夫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真德秀評按此益以危行言孫望寬饒也。然則宣帝

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鄒守益評此書議論雅切，意思明快，深得規勸之法。

使寬饒能用書之言，又不至於取禍矣。噫

王生其亦識時之士哉。

許國評規誨之書，以詞簡意盡為佳。此作只一段

簡繁叢戾，毅便見高才，伊用咄啖費唇哉。

李廷機評能作古人詞調而意亦高。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望之為左馮翊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待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務益致殺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云云

凌稚隆曰起來
便好氣緊仁義
利字正是一篇
眼目
又曰堯桀數句
議論深切

民。函。陰。陽。之。氣。育。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
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
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
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
生。貧。者。獨。歿。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

林希元曰今款
令民數句是一
篇正意人情貧
窮以下是申明
貧者獨歿之故
見入粟贖罪非

况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歿也

便詞甚慷慨
茅坤曰此段詞
采老練諫論
佳

唐順之曰引詩
之意蓋謂上惠
下則下急上故
不足則可取之
於民入粟贖罪
之議自不亦行
矣

林希元曰以死
救生句正收一
人得生十人以
喪之意

援維隆曰未後
始稱君以抑其
利心克舜字面
正應前克舜意

李廷机曰詞簡
意盡句法蒼練
有左氏夙漢書
中文稱簡古者
似此無兩也
凌約言曰此數
句大意問望之
立志當趨如管
晏而止乎抑欲
恢廓其道日又
不食道周召之
語然後已乎下
即承此說去文
字甚奇崛
李廷机曰此篇
舊罕有傳誦獨
佳弱疾喜此文
其一頓增價乎

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
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
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與詩曰爰及矜人哀以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後民失作業雖
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
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凶
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唐順之評自是儒生語
卸守益評此篇只就事發議不務恠僻之詞而意思
敷暢漢文之最佳者

鄭朋奏記蕭望之

朋會稽人陰欲附望之故奏記望之曰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
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踰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
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
管晏而休遂行日及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
下走將歸延陵之臯公子禮食邑延陵薄吳脩農圃
之疇畜雞種黍竝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
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
遺業親日及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頽竭區區底屬
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禮後朋行傾
邪望之絕不與通卒為朋陷繫獄

卸守益曰此疏出入經史有氣力有光敏有頓挫六漢文之得意者韓柳句法多本于此

真德秀曰漢之句是源頭含蓄後面許多意思

林希元曰議論滾之皆全資道理辭語復宣暢漢儒以經術經世務自仲舒之外如衡者殆不見也

匡衡政治得失疏

元帝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衡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云云上說其言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倍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倍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庶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卸守益曰變倍句與上導之句相應正是足其意

直德秀曰引孔子以下正是說導之本務大變其倍意下公卿大夫四句意又自論語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三句意細绎出來

漢惟隆曰今倍更之治以下方說時弊正是導之未得其務處

又曰臣竊考以下又引詩中事

以明之只是上文公卿大夫以下意

瞿景淳曰只治天下者審所上一句收拾上文許多意思是一篇之大關鍵又曰臣聞教化之流以下又即上文意而敷衍之

直德秀曰上言倍更之治今長安天子之都以下又推上一節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尊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安。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而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恃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言非家家皆到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大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倍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

是說帝都
本字典上本字

應

茅坤曰天人之際數句是究理之李談論祖述董生而論政要陳時弊皆有用文章

地

卯守益曰先稱述其美為進言

凌稚隆曰此下進已意即上文宜曠然大變其

倍意重在近忠正遠巧佞二句結意愈進一步妙

茅坤曰見本朝之所貴句與治天下者審所上句相照看卯守益曰禮讓字典上相照管

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倍之樞機宜先正

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侵謂以成災祥

者善惡有以相推事位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

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靜者動謂

者暗謂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

減損省其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厓詔

書者莫不勝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

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

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

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跡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

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倍易民視

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

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真德秀評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逐堪猛

殺賈捐之衡對畧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

邪佞之言何益哉

陳仁子評人之進身有受知於非其人者決不敢卓

然有以自異楊子雲受知王莽終身不非

莽柳子厚受知恆文終身不說恆文然也

衡之明經其為世推薦不但望之而止今
乃為史高辟入相幕失身非人轉喉觸諱
元帝因日食地震詢以政治得失衡曰近
忠正矣而不指更生之忠曰遠巧佞矣而
不詆石顯之惡曰罷珠厓矣而不雪捐之
之冤遷為光祿大夫未必非史高石顯荐
楊之力而非此疏力也受知非人更鈞爵
祿復假風俗教化之說以文之人固得以
窺衡之心他日雖奏免石顯晚矣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
勸經學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

林希元曰此篇
所言義理最精
粹故朱子解閑
雅之詩採用之
孝者當着眼不
可與尋常章疏
並看此篇分三
段自臣聞之師
曰至遠技能句
為一段是戒妃
匹自竊見聖德
至宣究其意為
一段是勸經學
自臣又聞聖王
之自為至末為
一段是勸威儀
之則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言帝之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粢粢在
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
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
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遂成
也孔子論詩以閑雅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
上之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侔等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

凌稚隆曰說六經六是
焦竑曰昔呂東萊鮮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所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益然欲求古人心又先求吾心

乃可見古人之
心此論最好真
讀書之法也惜
匡衡此段少此
一着
又曰史稱帝臨
朝淵默尊嚴若
神則帝之容止
未及无可觀特
恐其尊嚴而過
耳故此疏曰嘉
惠和悅饗下之
容也衡之意或
出於此

凌約言曰句法
大類左氏

林希元曰段
收結勉之意
各有條理

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介繫也言
不以情欲繫心而著于容儀也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
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經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
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
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
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
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
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
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
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
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

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

倫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

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

之顏也饗宴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

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

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

以視之昭明也穆也天子之容也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觀亦視也饗醴

以醴酒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象化而成倍今正月

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

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先以立基

禎天下奉甚

真德秀評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
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
故德行事業皆无足觀

陳仁子評漢業之衰萌於元帝而盛於成帝元帝之
失在優游成帝之失則又荒淫矣匡衡以
宰相議立首上此疏可謂逆窺其心者史
贊帝趙氏乱内安悟妃匹之戒湛乎酒色
安暇經李之勸強是班婕妤言帝修容儀
升車立正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
默尊嚴若神未必不因衡之言發之雖然
志行不正容儀可觀又何益哉

谷永訟陳湯疏

陳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
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書奏
天子出湯奪
爵為士伍

臣聞楚胥子王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

子王楚大
夫得臣其

也趙胥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

馬服君
趙奢也

近漢

胥到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

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

將率之臣竊見関内戾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到

支之無道関王誅之不加策慮福億義勇奮發

福億
奮怒

之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厲度也踰遠也
遠集到支都賴

水上屠三重城斬到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

李廷機曰歷叙
古今名将以見
不可不重仍以
一語結其意

林希元曰此二
句起下文題意

如程文之起講

関知霖曰一段
叙述陳湯之功

氣雄語壯

李廷機曰子公
出萬死画奇謀

為漢立威西域
厥後受圍烏孫

平水

者從藉其威以自振焉迹其功亦足以掩其按驗非實之失矣故永上疏云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此通論也向使非永筆力訟其冤洪幾為到支報仇矣懿哉班椽之贊曰湯儻易不自收歛卒用困窮君子閱之

宿恥。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又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管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怜之。莫不流涕。今湯親乘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應聞鼓聲句。應記人之功句。應犬馬有勞句。鼓聲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齊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歿難之臣也。

陳仁子評士之立奇功亦難矣既欲不得罪于國家

又欲不得罪于權門陳湯奇偉倜儻之士也。在元帝初矯制而斬郅支。不得封侯。在成帝時言事而偶不實。不免致辟。故劉向之辯論。身谷永之申雪。一也。向言而石頭爭之。永言而王鳳右之。蓋湯得罪于顯。而不得罪于鳳。故也。嗚呼。國家功臣。私門欲抑。則抑之。欲全。則全之。國家何賴哉。林希元評稱湯之功。身訟湯之冤。處剗切敷暢。使人讀之不覺洒、心開目明。甚好文字。

林宗乃特無心之也... 亦我罪于周...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我罪于周...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亦之求言...

谷永論神怪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
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祭祀上林苑中長安城
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上善其言

卸守益曰此篇首叙左道蓋惑之幻術次叙歷代偏信之禍害及要攻刺崇正關和務引君於當道不特文章之工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用以非類周統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

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字造興輕舉具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覽觀縣圃浮游蓬萊

崑崙九成上閭闔天門縣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

東方甲丙西方庚北壬中與山石無壺言獲

比于山石黃冶變化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

胡時化曰谷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此以承之李術諫論倘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列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曠惜無窮也

汪道昆曰奸人
兩字與末相換
應直罵倒挾左
道之術者取有
卓見
茅瓚曰四句曲
盡奸欺之狀
即室曰諸侯愈
叛身辱國危天
下怨恨等句皆
歷數禍敗之迹
至漢不敢斥言
而大意自見昔
劉潛夫詩云但
聞方士騰空去
不見童男入海
還無藥能令炎
帝在有人曾哭
老聃來此詩真
可愧夫求仙者

羅大經曰漢武
帝刻意求仙至
以愛女妻方士
可謂顛倒之極
末年乃忽悔悟
曰世豈有仙者
節食服藥差可
少病耳此論却
甚確

茅坤曰一束甚
有關鍵按漢史
謂武帝若能正
心術足以成五
登三故曰三五
之隆
茅瓚曰不語字
及奸人字俱點
撥收拾與上照
應

冰淖弱方士謂以藥石若陷冰九投之冰上冰即化
色五倉之術者人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存則不飢皆姦
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周世主道非正義也聽
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如繫風捕影終
不可得盪盪之貌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皆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
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
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
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
女入海求神采藥日逝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
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到貴幸為句以僊人黃冶祭祀事鬼

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
妻公主爵位重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
間方士瞑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
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詎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
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復起
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
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
此類也今姦人肯以窺朝者
真德秀評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使武帝

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一物耳而為神僂之孝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哉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身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明矣而後來者徒其心而不悟哀哉

陳仁子評谷永學術不至與劉向異而其言神仙虛誕則向所不及劉向心術不可與谷永同而其言權嬖專擅則永所不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度量相去若此哉

郁離子集虺韋問于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

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矣
為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
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歿乎
曰歿曰伸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為物
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修
短厚薄各逆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為能有
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
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
超乎其群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
元氣得以長為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谷永日食地震對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幸方
正直言壺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卒永待
詔公車對云云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真德秀曰永欽
所陳災異大抵
皆歸咎後宮以
黨王氏本不足
錄以此篇頗得
大孝遺意姑有
之餘皆削去

陛下乘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
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冀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
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才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
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
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壺至凡災異之變各
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
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

五事貌言視聽
思也大中即皇
極也六極一曰
凶短折二曰疾
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

胡秋宇曰割切
明暢論事有法
且逐段之下引
經為証而各下
一轉語繳之此
格尤為新奇

茅坤曰此下分
五柱篆論甚切
時事庶幾我正
身以正朝廷貴
意而惜乎非仲
舒其人也

享當也不享言
所為不善不當
天心也

此段言身正則

臣下正
凌約言曰每段
主意結束在末
句未有字典誠
字相反顧

楚申王用申公
巫臣之諫不納
夏姬

小雅白華篇幽
王惑於褒姒故
國人刺之

十月之交詩曰
皇父卿士番惟
司徒刺厲王淫
於色故皇父之
屬曰嬖幸而為
官也

此段言閨門治
則天下治
舜典曰帝曰龍
命汝作納言夙

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恤政事不慎

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

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

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管褒姒

用國宗周以喪閨妻驕扇日以不減閨嬖寵之族也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

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

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

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棄私之間以勞天下

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咲絕卻不享之義慎節

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

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

田惟正身養已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

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管彘飭正二女

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

周德降止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

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

褒閹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

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

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
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管龍筮納言而帝命惟允四
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勅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

夜出納朕舍惟

此段言左右正則百官亦正

茅坤曰用人非誰知人為難下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王荆公者哉希此段言眾賢進則庶事治

按韓退之曰幽遠小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此對所謂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此類是也此段言守令良則民不畔

周書洪範辭審當也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

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

義濟濟謹孚無教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

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

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

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

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

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

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就也官也小人日銷俊又日隆經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

水之灾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

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

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遠天害德

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

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

釋寬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

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後不患

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灾民無離

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

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

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洪範傳治灾气也言教而修德以禦灾忽然簡易則咎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

則以六極畏罰
直德秀曰永初
上此疏內未敢
斥言乎後宮而
外不敢即附乎
王氏故其言頗
正而無疵

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
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
身無所改正遠也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
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主事之綱紀南面
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陳仁子評此對谷未告君之初說也成帝自為太子

以好色聞谷未因日食地震歷指後宮嬖

寵燕溺之私未嘗不切中其病是時雖無

詆王氏之辭亦無黨王氏之迹猶有可觀

至次年四月則直以身自託矣噫未亦儒

也而借言語以文奸如此未真小人儒矣

何武論傳喜書

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好學育志行
哀帝即位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太后不
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
綬以充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
皆上書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
乃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喜行羨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

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齊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

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

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

李廷机曰首叙
傳喜之迹下這
十二字的當
又曰此十六字
見喜立朝氣節
句法亦偉
茅坤曰四句疊
下引子玉事又
立一文法
又曰此段百以
忠臣社稷之衛
句起復以百萬
之衆不如一賢
句收只一小段
亦有起伏有波

淵末仍引証說
歸傳氏身上甚
堅健

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慶興也

王維楨評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為司馬其節

義在朝廷隨厥所至而去後見思其功澤

在生民此書敷奏詳切援古證今不避太

后侃之陳辭漢末人材斯為頽波之砥柱

矣而卒歿於莽惜哉

鄒守益評字不過百餘而人才用舍之意已盡此漢

文之精簡者

王世貞評凡讀古人文字勿以浩繁難讀而委置不

理勿以簡短易讀而畧不經思此書字少

意多文簡理詳須三復之終見其佳

楊雄解嘲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

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黑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或嘲雄以玄尚

白而雄解之彌曰解嘲其詞曰客謂楊子曰吾聞上

世之士人經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

母亦分也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紫也曳也紆青拖

紫朱丹其轂青紫紫謂綬之色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

群賢同行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

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

一衡論者莫當願而作太玄五千文以樹喻文言四布也支葉扶踈獨說

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

機昉曰此又是
一樣文字跡格
其實陰寓託時
之意而陽咏嘆
之進季解送旁
文皆出于此
林希元曰此祖
東方曼倩答客
難枝葉文采過
之在二氣渾成則
不及矣中間文
意不通四轉說
出人才遇世升
落之端曲折詳
盡君子熟讀深
思以今觀古於
是重有感矣班
孟堅答賓賦亦
是祖此
董份曰高深大

前六六平木

所以為作手

茅坤曰道出世

變人情無復余

蘊當今之世何

以異此然君子

宰玉碎母寧瓦

全寧碌而玉

母寧落而石

區卷舌擬足

之侍何足收齒

和雄款以此自

解謬矣

楊慎曰至此方

說出所以又守

玄意而語亦玄

唐順之曰解嘲

一書蓋楊子一

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

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

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帝者見疑行殊

者得辟是以欲談者死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

迹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

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

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

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勢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攫挈者已默默者存位壺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

知玄知默守道之壺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

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伊如

今子迺以鴟梟而咲鳳凰執蠶蛭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徒咲我玄之尚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史跗

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

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殺

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

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唾

流沫西揖強秦之相益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

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維陽婁敬委輅脫

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

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救秦法酷

今讀法言解朝
諸作猶之傳玩
願不能守玄默
以終身如之然
附賊莽頌功勳
博莽大夫之名
亦是悲矣故余
謂劇秦羨新不
作可焉
林希元曰此下
即范蔡等之遇
時以答客難連
用五个也字相
次而下若貫珠
然當者當其際
也時者遇其時
也適者中其適
也得者得其所
也宜者合其宜
也

所以為作手
茅坤曰道出世
變人情無復余
蘊當今之世何
以異此然君子
宰玉碎母寧瓦
全寧碌而玉
母寧落而石
區卷舌擬足
之侍何足收齒
和雄款以此自
解謬矣
楊慎曰至此方
說出所以又守
玄意而語亦玄
唐順之曰解嘲
一書蓋楊子一
生得意之文畢
竟心術難掩
王士性曰雉子
以才名擅當代

前漢書平水

樓坊曰前用五也字後以故字一轉又用四个矣字文法何孟春曰故有造蕭何一段即前意但上是順說此又倒說文法相洽自李斯上始皇書陛下致崑山之玉三段來柯維祺曰故為可為二句收拾前意正答客范蔡以下何必玄之難李廷机曰太玄是一篇血脉故掃結只在此兩字

烈。暇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劉勰評楊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為工

楊雄解難

楊雄作太玄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按孟堅贊曰雄恬於執利寔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余讀太玄多苦思讀解難語亦深苦恬於執利者不如是而文字絕佳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也。今吾子乃抗辯幽說閱意耿指獨馳聘於有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楊子曰俞。若夫閱言崇謙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管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弥地普而深也。麗著也弥廣也。管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浚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乎

茅坤曰數句明已非好為艱難以下正言不得不與衍其辭所

以難知也

閔如霖曰文執參錯可喜

馮叔吉曰雄分明以義文孔子自况故當時諸儒或訛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非春秋吳楚之君借稱稱王蓋誅絕之罪也

老子遺意

獲善塗墜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有泥誤着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墜即今之仰泥者李廷机曰一篇大意總見太玄非庸人所可知故引老子貴知我者希一句結之

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

升則不能撒膠葛騰九閔騰升也九閔九天之門也

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太山之高

不燹燒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歆烝燹燒高貌淳滄盛也歆烝氣上出也

是以伏羲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

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賾後發天地之藏定萬

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

揚鳴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胥相也靡無也言寂

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

以聲之取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

於世倍之目辯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

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

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鐘

期歟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凶則匠石

輟斤而不敢妄斲獲古之善塗墜者師曠之調鐘

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

言賢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道德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董份評班固謂雄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余觀解

嘲解難之所以作則已不直於當時矣漢

人嘗為之語曰唯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

符命誦斯言也雖家置一喙以自解何益

哉

王世貞評楊雄筆力甚高作解難氣槩亦高楷實行

不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入文編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頭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雄上書諫天子寤焉

臣聞六經之治賢於未亂兵家之勝賢於未戰二者

皆微熒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微精也今單于上書

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

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熒不敢窺西河迺

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

李廷機曰末亂未戰一篇大旨蓋謂已亂而后治之戰鬪而后獲勝則不足貴也

又曰漢與匈奴從此隙句又一篇綱領以下總明所以致隙之

故葛曦曰叙事有條數而不重複諒論有根據而

不煩冗單于為漢家患益肆然指掌矣

不可使隙者一

不可使隙者二

不可使隙者三
不可使隙者四
不可使隙者五
不可使隙者六

當時能得其面而稱臣決不可賧而弗納也
李廷機曰悠揚數語精采百倍是敘事而雜以議論之能得史遷家法也
高曠曰得此一役儘足動人讀之心花自開

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

眾也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莫得

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

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雜服會可斬也安阿

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雜服樊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

憂乎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其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雜服數月乃罷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

萬眾徼於便陁古地名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

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

恢萬載之策恢大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盡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賢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

和親五雜服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以為不

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喙口也廬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

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

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時鮮有

不可使隙者六

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

不可使隙者七

茅坤曰何者以下正申明其難服而不可使隙以兩條戰守之計總上是大閑鎖處

李廷機曰借二夷以形北虜之難制

葛儀曰句法峭厲更有一段春容又曰未易可輕句典上不可使隙句照看

李廷機曰方說入時事

茅坤曰奈何以下正漢典句奴有隙處辭極痛切

李廷機曰夫明者一轉穩收一篇之意而應之無形無聲即篇首未乱未戰之意所謂未然也

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立日逐呼韓和攜國歸歿扶伏稱臣突尚羈

縻之計不顯制七難服為額制謂以自臣妾也自此之後款朝者不距不

款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

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附屬也其疆難誅其和難得

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

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姓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

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藉蕩姐之場藉先蹈也艾朝

鮮之旃拔而越之旗艾刈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

二時之勞離歷也三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

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為不焚真中國

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其未易可輕

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款離其庭陳見於前此

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浥已者

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泯管之息

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生辭

歸怨於漢言單于緣往昔和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

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

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焚謂計策素定即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不能設衛霍之功

前漢書

下木

中

六

葛嶷曰此雄為漢陳利害之策蒙恬樊噲五句一一典上數段相反應乃先於未然之所以為利也文執錯綜可愛

茅坤曰首尾喚應

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熒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較擊言使車交馳其較相擊也猶不若未熒之時也且泚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於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唐順之評其辭峻勁而意猷至

陳仁子評甚哉處夷狄之難也漢哀帝建平四年單于請朝不受之則失其心受之則費其材是故公卿所言與雄不同姑以宣帝其露

之賜觀之金珠車馬之費勿論也當是時錦綉綺縠雜帛至八千匹至建平則加至三萬匹絮止八千斤至建平則加至三萬斤又加賜衣三百襲哀帝之事力不如宣帝費則四倍於宣帝雖獲柔遠之虛名深費國家之實力酌而處之既不却其朝又從裁其賜楊雄似欠一言而漢庭公卿亦無以處此吾故曰區處之難

其顯赫於久一言而美矣公卿亦
費國帑之與夫函而必之期不暗其陳又
帝費限四部外宣帝雖養柔遠之盡各彩
六又吐顯亦三百釐京帝之車亦不吐宣
三萬四紫土八千下至數平限吐至三萬
離熱熱舞舞帛至八千四至數平限吐至
之顯購之金和車馬之費也論世當是報

班彪王命論

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眾款
有分割土宇之意彪時在囂處以囂所舉必見
裊亂明天命所
歸冀其有悟

卸守益曰此篇
因世多亂臣賊
子即漢作事遂
作一段文字中
引嬰陵信布絕
人觀觀非有窮
思極慮者不能
作此等文章

茅坤曰帝王之
祚一節泛論帝
正之與以申前
意

管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
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
湯武而胥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
順人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
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彌以
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胥明聖顯懿之
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
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

柯維騏曰正要
破此一着

凌稚隆曰此上
歷言帝王之與

皆有天命然命
字却含蓄未露

至此方點出見
題

歸有光曰高祖
起布衣奸雄多

緣之生心况高
祖以後班生以

前未有如此者
故只說高祖反

復議論
康海曰勇如信

布以下叙數子
之無成以証神

鬼有命之說
李維禎曰借喻

收前段意詞甚
警切

胡時化曰兩卒
匹婦之知命以

諷隗囂
余有丁曰秦漢

間婦人如嬰母
陵母漂母之類

其常識卓見高
出尋常即號稱

丈夫者不過爾
爾况又有不若

彼婦者哉
田汝成曰此段

說得痛快令人
豁然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倨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

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

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

饑流隸饒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

過一金終於轉歿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

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祐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

惟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

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

干天位者虐么麼小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

途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

任斗筭之子不乘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

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

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賢不祥不如以

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

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
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
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
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

茅坤曰决字安頓得好微有傲省露意

陸深曰此下申言高祖受命之事自此至成帝

業應上必有明聖顯懿之德數

句自若迺靈瑞至非人力應上然後為鬼神所

福享數句

馬理曰論王命至此乃參以神

惟似非純於義理者然其意主

于折奸雄觀幸之心君子當有取焉

歐六任曰論者謂此段參以神

恠不知帝王之與皆天命天

感應之理深不可誣者未可

苛訾胡時化曰以下收拾前意作結

條陳利害使之自擇

以上語其害以為戒
以上語其利以為勸

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蓋在禹祖其興也

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四曰寬

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

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

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

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

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厭合也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

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禡戒。超然

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

廉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劉勰評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
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辨新序諛練璿壁產
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

林希元評此論中間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

命更無人破得中段說二母之知命真可
以愧奸雄之心末段叙高帝成帝業處更
無餘蘊此等文字於世道不為以補非苟

作者

班固答賓戲

固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訊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滂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為其辭云云

樓昉曰此篇蓋譏誚世之狗名者故設賓戲處便提出一個名字為下辨駁張本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

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暎墨突不黔突竈孔黔黑也席不

暎卧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由此言之取舍者管人之上務著作

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

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皆志轡虎龍之文舊矣齊被卒不能

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

歸有光曰先安頓取舍著作四字以下正是詞其舍著述而攻進取孟康曰轡被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大也

唐寅曰世之變也詩降而為騷降而為賦難諸作蓋作備於東方曼倩之答客誰而揚雄諸人率慕效之用以玩侮壹世然文字自工

凌稚隆曰此言當時正須賢故庸才皆得自見畢竟非正道而不足貴

凌稚隆曰以下言不正又速敗正見其不足貴

王廷相曰朝華夕穎福少既多之言直是傲夫倖險者啻執李斯之徒一生歷只此四語道破

凌約言曰以功

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

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

默記經以年歲終也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

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

殿後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存豈顯

號也豈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尔而咲曰道尔寬若

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焚

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突與幽深之處曩者王塗

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虓闕

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持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

之其餘音標焱飛音影景附音開燧其間者蓋不可勝載也也電急風

謂其口辯疾急也焱火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鈇刀皆

能一斷音標朽鏗謂不才之人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

金虞卿以頽聒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

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投曲投合

歌曲也淫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倍易乖迕而不

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也

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

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

和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皆

衿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

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

前集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字喚起名字正解亦云名而已矣之說凌稚隆曰此見本意又曰方今大漢以下言時平至賢區所施才

茅坤曰句句雕琢奇豔可愛一篇文字入人處其多

樓昉曰所聞指聖人有一定之論以下所觀指今吾子以下

凌稚隆曰以下分上古之士為三等即古今人表之緒論按郁離集云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惜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其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惜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可為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既故曰秦貨既貴厥宗亦墜班生其知言哉宜其密爾

賈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群穢夷險芟荒廊帝絃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蘇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獸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沈濫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

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康受書於邛垠邛垠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張良步游下邛垠交匪詞言之所信音新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欤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

自娛於斯文也

委推隆曰以下言屈終又仲以明已之所守

此言修志委命則神明听之佑以福祿自然有名永不廢也典

上名字應重份曰句法工鍊詞采筆腹讀之灑然動人且甚占地步

得此三疊叔拾更精神凌稚隆曰此下言已所不屑為其自處亦甚高

數句皆喻攻進取者末二句正答所以不攻進取而務著作之故

顏軌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

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

質。王道之綱。胥同胥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

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

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

歷世莫賤。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

也。應龍潛於潢汗。魚龜媒之不覩。其能奮灵德。合風

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忽荒天下八荒。昊蒼故夫泥蟠

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賢者。和隋之珍也。

時闇而父章者。君子之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

離婁眦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

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

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

尔自娛於斯文。

林希元評規模全做解朝中間多是醜邪崇正意思

正所謂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末

後一結不能忘情於利達却露出本相此

處便輸子雲一着然文字自佳

美卷三平林 中卷 九四

兩漢萃寶中卷終

兩漢萃寶評林下集

殿試第一焦竑選輯

會試第一李廷機註釋

鄉試第一李光縉彙評

明帝初行養老詔

初起明堂辟雍靈臺

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

未及臨饗耿耿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

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輦

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

茅坤曰此詔見漢室中興還醇氣象三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

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於前後撫之令其不哽噎也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李廷機曰何等古雅
魏文熙曰章帝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令諸懷孕者賜穀人三斛可謂有道之主此詔謂鳳皇仍集麒麟並

臻理或宜然

李廷機曰和帝既下此詔又幸洛陽寺錄囚徒奉寬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未及還宮而澍雨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其曰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可謂對証之言

公車署名也公車所在故名焉漢官儀曰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

醜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章帝改元詔

朕聞明君之德啟迪鴻化緝熙康乂充六合幽隱之處晚六印鬼方詵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上天無以彰于

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

和帝求直言詔

朕以耿末承奉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饑流亾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求歎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盡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
茅坤評漢去古未遠其頒著詔令恂恂有古風

集奏之凡所徵
召亦總領之

然西京為首東京次之故其詔令特拔十
之一取其利牽子業者錄之

此處為書寫區，包含大量模糊的草書或篆書文字，部分可辨認如「皇后紀」等字樣。

皇后紀

后之言後也言在夫之後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嬪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禮天王比三公夫人坐論嬪體比九卿九嬪掌教四德世

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比二十七大夫頒官分務各有

典司女史形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比八十一元士動有環佩

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

能述宣明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

王晚朝閔睢佐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

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

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位亂冢嗣遵屯爰

焦竑曰此序文字亡甚奇特然諫論詳明措詞典贍并取其善可為當代之法惡可為當代之法鑒云爾
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御謂進御于王也古者后夫人又有女史形管之法已上論其善可為法

上曰衣下曰裳
詩曰綠兮衣兮
綠衣黃裳言綠
衣黑今反以黃
為裳非其禮制
喻妾上僭也
七國謂得六國
美人并秦為七
八品如夫人美
人良人八子七
子之類
已上論其惡可
為鑒
焦竑曰按周禮
云皇后正寢一
燕寢五足為六
宮夫人以下分
居焉光武知此
制矣

已上復論其善
可為法然猶有
未盡善處
李廷機曰自古
以下申結前意
把一篇意思收
拾殆盡

四帝謂安貞桓
靈六后謂竇太
后鄧太后閻太
后梁太后竇太
后何太后
霧露謂疾病也
不可指言成故
假霧露以言之
靈帝時曹節矯
詔遷太后於雲
臺謝弼上封事
曰伏惟皇太后

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
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
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跡。而
嬾制。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
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
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媚亂邦之迹。前史載之
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賢人。
賢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女采
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明帝聿遵先
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
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救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

者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
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
遂忘淄蠹。自古雖王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
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嬖人。斷割重器。唯秦竈太后始
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
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
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狹童以久其
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
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圻之下。湮滅連踵。傾軛
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
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

後漢志 卷之...

援立明全幽居
空宮如有霧露
之疾陛下當何
面目以見天下

考實

窈窕 詩序云閔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無傷善之心 康王 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
窈窕幽閑也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晚簪
人歎而傷 宣后 珥待罪於永巷使傳母通
之見魯詩 宣后 珥待罪於永巷使傳母通
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
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王
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 齊桓 桓公多內寃
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 齊桓 桓公多內寃
六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奔宋晉獻
是公于無虧寺爭立公子昭奔宋晉獻
伐驪戎得驪姬愛幸立以為妃卒受驪姬
之譖殺太子申生故曰遺屯謂遇難也

郭后贊

茅坤曰一起見
大意中數句曲
蓋女色盛衰情
狀見郭后能不
以完衰反礼所
以為賢
唐順之曰廢與
之際難矣廢后
能以善終者鮮
矣惟郭后能處
廢故綱目書云
沛太后郭氏薨
書薨者予之也
范曄此贊不虛
美也夫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
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帷承息色。雖險情贅行莫
不德焉。及至穆意憂析。嬖私唯惠心妍。狀愈猷醜焉。
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懼隊故九服無所迓其命。
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遺之者也。
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息加別館。增寵黨
戚。至乎東海。遂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
之隙。不亦充於古乎。

李廷機評時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頭備藩國
及廢為東海王去。就有禮彊之賢母后教

之也此贊云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
此則尤人所難

曆法志

陸可教曰首言曆之所由作次言曆之所由盛衰故全人室焉又次言曆有全人之德故君子皆焉未引月令一段即治曆明時之意按治曆之官顓頊曰重黎唐虞夏商曰羲和又易曰湯武革命治曆明時茅坤曰此四句收結上感衰二段以下仍發所以重曆之意昔者聖人之位曆也觀璇璣之運三炁之行道之發歛景之長短而制術焉祐術開業淳耀天炁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陰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及至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夫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沉湎廢時亂日徹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然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然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經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

李迂機曰此段從孔子繫辭論易中變化出來大都曆法易法亦相表裡

又曰按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則定月令亦曆法中第一事是湯武以上所以與隆義和以下所以衰滅者也故曰莫大乎月令

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後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群忌拘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齊武王傳贊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彭岑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益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鄧禹傳贊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位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先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

茅坤曰志致蓋遠四字與志高慮遠四字應蓋其鼓動拔起以此禍發所忽以此也末畏字敬字有斟酌按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知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

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後漢書

魏音耻詭章衣
詭之服也
李廷机曰范曄
著意處只在此
四句

如歸功雖不遂而道弘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散宜
陽禱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
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
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鄧騭傳贊

又曰君子之致
四字禹當之无
媿余讀禹傳稱
其篤行醇備事
母至孝嗚呼夫
何歎哉
外戚承隆寃於
先帝不結恩於
後主故權勢先
在其身也孟謀
也其位既居權
要禮數不可不
重故後主枉其
本性與之孟謀
政事非心所好
也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壺自取
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
則息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
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亦勝之悲哉騭里兄
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
而辭燕也後來寃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代權臣見
居其地又須除舊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

吳蓋陳臧傳贊

焦詒曰此論大
意謂創中興之
業不以懷璽紆
綬為功以能罷
兵息民為尚故
末歸美光武不
甚取臧馬之徒
賈其餘壯者
茅坤曰歸結在
光武能閉關謝
質所以為賢君
蓋誠不欲如高
帝之被圍平城
且令黥布為流
矢所中也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
思雖懷璽紆綬跨陵州縣殊名詭彌千隊為群尚未
足以為冰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
喪其精膽群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
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劔而抵掌志馳於伊
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
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
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耿恭傳贊

焦詒曰起數語
便奇崛為後人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寤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恭

論史宗祖
高議曰援蘇中
即事來比擬事
六相類

嘆息字與上謂
然字相應深傷
漢恩之薄也詞
甚悲咽

既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
是乎。管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决
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
十世而蘓君。恩不及嗣。恭之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
章。以為嘆息。

龍蛇之章。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亦不及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

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遂隱

不見

竇融責讓隗囂書

按光武得融所
讓囂書。深嘉其
忠。詔報曰。後天
水來者。寫將軍
所讓。隗囂書。痛
入骨髓。畔臣見
之。當股慄慙愧。
忠臣則酸鼻流
涕。豈非忠孝慈
誠。孰能如此。豈
其德薄者所能
克堪。今讀此文。
情詞激切。果乏
勤人。樓迂齋嘗
云。讀孔明出師
表。而不流涕者。
必非忠臣。余于
此文亦云。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
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伯春囂子
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
願從後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恚之間。改節易圖。
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太從義。為橫謀。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
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散。
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
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子陽公孫述字夫負虛交而
易疆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

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較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然俟復迷惑矣故實融有失路不反聞道狃迷之說以傲悟隗囂

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微功。於豎伊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部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奉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充足愍傷。言之可矣。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出處王莽敗融以軍降更始為張掖屬國都尉

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會囂反叛融身書責讓之囂不納

陳仁子評光武得以收復隴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絕則勢孤矣夫隗囂竇融皆附光武者也竇融本心向漢而隗囂終叛蓋融知天命之所屬而囂不知者也竇氏數世榮貴而囂修身宜哉

符驗也為偏何
請還自效以驗
內屬之信數級
謂偏何斬匈奴
送首級受賞賜
焦竑曰三十年
之功棄以一青
曾不念其夷狄
畏愛者何人衣
無兼副者何人
乃竟為左賢王
所陷而下獄抑
非其罪矣

言融之心實欲
去權貴以帝不
納故常恂恂恭
順若不得已然
李廷机曰經國

祭彤傳贊

祭彤武節剴方。動用安重。周亞夫、司馬穰苴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犢俗。微人偏何等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青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救也。

竇融傳贊

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投今天之間條以投天際。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狎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

之術收上拔起
風塵數句進退
之礼收上放遠
權宥數句

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實編對贊

班固封燕然山銘

見實憲傳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黃

亮聖皇登翼王室黃敬也亮信也納於大麓維清緝熙

朔方膺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談六師談備也暨南單于

東胡烏桓西戎氐羗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

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彘三千餘乘勒以八陣

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關下鷄鹿經

磧鹵絕大漠高關鷄鹿皆山名磧石鹵鹹也大漠沙漠也斬温禺以橐鼓

血尸逐以染鍔温禺尸逐皆匈奴王号熒後四校橫徂星沉彗

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殫尽也反旆而

林希元曰文法
頃挫氣雄執壯
漢武雄豪之氣
溢於言外可謂
能黼黻皇猷者
矣
茅坤曰班太史
叙事有餘此篇
具見
又曰善張聲勢
作此等文字不
可無此等筆力
綴文熙曰首段
叙其軍容次段
叙其勝捷末段
摠叙叙其所以
作銘之意銘中
文字尤奇崛
柯維騏曰遂字
然後字於是字

鋪叙得法班馬文字只在此處着精神按高祖被冒頓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故云據高文之宿憤也
凌維隆曰此銘與祭河文如出一日

焦太史曰卒衛霍以兵起竇憲畢竟見得憲不是虜章末彙句尚淺是以下流句意深
葛曦曰憲功不足以贖其罪

茅坤曰只此一句便說倒竇憲陸可教曰二三子以下另立一意咏嘆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反不及二三子
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一鳴

後漢書平木

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戾乘燕然

設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庭單于祭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

以安固後嗣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

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邈

兮亘地界封神立兮建隆唱熙帝載兮振萬世也勦

也復貌皆遠也亘徧也神立燕然山也隆高也喝碑也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也

出處齊瑒王子都鄉侯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

刺殺暢發寬憲懼誅乃拜憲車騎將軍以

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破單于遂登燕然山

刺石勒功紀漢威德時固隨憲行遂作此銘

竇憲傳贊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

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尤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

終耶竇憲率羗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

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

其功庸兼茂於前歟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彙以降

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

過房幄之間皆綠極房帷幄之思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

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

最仰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

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

衛霍及憲

六仲可支哉。支計也。六何可計言多也。

青病奴僕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

貴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咎罵

足矣安得封侯哉

朱勃訟馬援寬

焦竑曰余讀東觀記曰章帝下詔云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士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關謝蓋其一念忠誠之氣見於此書迄今讀是書僕可想見其為人云

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

耶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下計也

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

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歎孤立群賢之

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庖口豈顧計哉寧自知

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

後漢書平木

知句說援忠誠
處親切
李廷機曰八年
以下叙援之功
極纖悉

葛曦曰讀至生
訣無悔之言壯
我援也勃亦可
謂知已矣
李廷機曰夫戰
以下訟援之冤
極痛切人情豈
樂句作個斷案
方轉入說援

葛曦曰情狀可
哀
三夫之言即市
虎成於三人之
謂

李廷機曰夫明
主以下欲帝之
念其冤而錄其
功
葛曦曰此一段
生出許多議論
既引陳平孔父
卸陽事又引詩
及春秋禮記最
後感柔布句尤
壯
禮曰聖王制祀
法施於人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

漢下隴，異路斷隴，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饒困，宰
舍漏刺，援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羗
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異略卒，而獨守空郡。兵動有
功，師進必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
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
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
齊業，未竟而歿。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
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
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
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歿軍事，名滅

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卒遇
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譏，家屬杜門，塋不歸墓，怨隙
並興，宗親怖慄，歿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
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
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
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卸陽之所悲
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
留思豎儒之言，毋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
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羨。若援所謂以死勤事
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

災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
悲憤戰慄闕庭。

考實彭越為梁王栾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

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

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

卓茂傳贊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
虎怒也
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茂為客令小宰無它庸能時已七
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蕪之君表閭
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閔阻捐宗族以
排金門者眾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
怒率斯道也然悔曷其至乎

伏侯宋傳贊

中興以後謂德禮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
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
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

周武王表商容
之閭燕昭得郭
隗為築宮而師
事之
茅坤曰是正論
且盡卓茂平生
茂嘗出行有人
認其馬茂心知
其謬嘿解典之

焦竑曰此句是
綱領鬼博道長
反閔睢之風句
正申先遠業之
意

帝令桓譚鼓琴
好其繁聲弘責
之又弘不肯易
妻事

焦竑曰議論正
大助順句歸結
正意
晉靈公使鉏麇
刺趙盾晨往盾
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麇退
而言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遂
不忍刺自觸槐
而死

其功遠益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行道義而得固可貴。賢矣。以之失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昏閔睢之風乎。

杜林傳贊

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詎以圖已。詎彊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考實杜林不屈節於隗囂。強番之及弟成物

故囂乃听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桓譚陳時政所宜疏

譚字君山。能文章。尤好古學。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存譚拜議。即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管楚莊王問叔孫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怨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

後漢書卷之六

下卷

十二

古人文字只道箇意思不若後世文家計較一字一句間款比合襯貼者又曰自蓋善政者至利事多則可笑一段是統論政事當更改自張官置吏以下至末始分言之

此段言禁仇殺

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倍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管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止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鎔以智歿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諍者惧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法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倍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

茅坤曰韓退之駁復仇議蓋本諸此

此段言抑末利

羅大經曰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為下今之富商大賈皆奸富也而務本之農且服役於奸富之家矣桓譚之言誠古今之通患也

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止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在產山贖罪每月出錢產人于山伐木名曰產山如是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庶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勒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減畀告者如以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

此段言較律令
即路溫舒所叙
獄吏刻深之意

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陳仁子評光武非惡言之主也。而朝臣以言不合者

二

始也。并桓譚論時政不合終也。并

韓歆證凶飢不合。夫宋弘荐譚拜議。即蓋即位二年也。譚所言選輔佐更便宜。禁仇殺抑末利。較律令皆平易可行。非如論讖諱忤所好者。而帝皆不省。後十五年歆指

天畫地証歲飢凶。免歸田里。詔責至自殺。蓋譚特為諫。即歆為相。而帝待宰相輕也。譚好古士也。數從楊雄。劉歆。辯析疑異。而心術與友不合。條時政論讖諱。而議論與君不合。至譚鼓琴新聲。則又悅忤于言。而溺於聲。初尚若此。何以勸來者哉。

林希元評此篇主意是要論政事。然必先之輔相。故遂以輔相政事二事做題目。夫有國之君。俱欲具化建善。至共定國。是說輔相善政者。視俗而施教。至末是說政事所言三事。俱切時弊。先言更張政事一節。尤深切事情。細玩熟讀。方見有味。

遂以辭財知事二事... 林帝示稽此篇主意是...

臨林帝示稽此篇主意是...

民不合至... 心淋長交不合...

戰古士少... 蓋戰執為難...

天畫... 蓋戰執為難...

天畫... 蓋戰執為難...

天畫... 蓋戰執為難...

朱浮讓彭寵書

光武遣吳漢誅更始... 將軍幽州牧浮年...

左傳曰鄭武公... 娶于申曰武姜...

益聞知者順時而謀... 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

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 國耳即疑浮相譖...

後漢書...

按完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凌稚隆曰連下五句一樣句法然其詞亦傷於激浮不能無過焉故侯霸秦其敗亂幽州構成完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夫豈无徵也夫又曰俠遊之降挹所謂智者順時而謀也伯通之背叛所謂愚者逆理而動也皆以首二句為篇中血脉

朝廷之於伯通。息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存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仲以為顏行步拜起。仲以為容坐。卧念之。仲以為心。引鏡窺影。仲施眉目。舉措建功。仲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象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兵之重灾。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况字與寵。結謀同歸光武。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廊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長為群。后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惡法求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仇。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願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

茅坤曰。遼東豕。典塞孟津之諭。可謂切至。唐鶴徵曰。說完妄自比六國。亦說得是。自朝廷以下。分四段。不顧恩義。生心外叛。一愚。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二愚。誇功自伐。妄比六國。三愚。內聽驕婦。外信讒邪。四愚。定海內以下。方致其意。錢福曰。完此書。教以溫言道之。然氣弊自高。到末尤矯。不受羈紲。

後漢書 卷之六 平水

商為大將軍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京師翕然稱良輔帝委任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典貧餒及病篤勅子冀等令薄葬遣子冀等典曹節為交友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曹徐生以容為禮官

梁商贊

冀之父女為皇后妹為貴人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北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改垂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雕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樵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侯尸祿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國傷家而豈徒然哉

曹褒傳贊

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綵經禮參酌秦法雖造物觀時有救崩救然先王之容典益多闕矣

孫栗亦善為容
容或作宏
禮記曰孔子之
喪有自燕未現
者舍於子夏氏
子夏曰聖人之
葬人與人之葬
聖人也子何現
焉
咸或池黃帝樂
董六董穎頊樂
異調言古今不
同也家語曰孔
子為中都宰制
為養生送死之
節殊絕猶斷絕
也言古樂不同
舊禮亦絕也

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
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多遠謀而終不能用賈誼等
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焚而觀
言未備
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
謂發之至明
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笑諺黜異端斯
謂章帝異駕
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
沿字
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
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
益者也且樂非變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
言刑樂教改而修禮則設之
亟易脩補舊文獨仰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陳元乞立左氏博士疏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
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
宜立元聞之乃請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
復與元相辯誰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

陳仁祖曰夫三
傳俱明春秋也
而三家所奉何
紛：予有均取
其長右康成者
曰左氏善於禮
公羊善於識穀
梁善於經有均
取其失若范甯
者曰左氏失之
誣穀梁失之短
公羊失之信有
盡廢三傳若文
中子者曰三傳
作而春秋散若
盧仝者曰春秋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禱真偽錯亂
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立明至賢親受孔
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
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
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
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
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
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

三傳東高閣皆未知春秋之趣也夫三傳不可偏廢左氏叙事標核有本末公穀詞辨而義精孝者求左氏為按而核其事參公穀為義而求其心則麟經無遺蘊矣漢儒專門故范升駁左氏陳元尊左氏皆務私卒而味大義者他日卒用賈逵言立博士夫逵以識談經儒者不取也豈知大義哉茅坤曰以上歷辨駁范升議論更引蓋武好公

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遺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摘釁。揆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注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

羊孝宣好穀梁明不又相回之意

又曰明者獨見數句即上文至音不合衆听之意特於此以申結之陳古迂曰一一回顧堯得甚緊

凌約言曰結處一段詞老而意到

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弭武。事畧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惑。洗汰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衣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立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陳仁子評甚。光武之好李也。按范升以建武二年

後漢書范升傳

為博士遷議即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
士於雲臺韓歆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
士常令升平說互相辯難退奏左氏不可錄
凡三十一事陳元聞之詣闕上疏吾謂光
武何銳於學也當時四方群盜未誅也
僭竊未平也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忽々
兵戎擾攘間留心儒學如此况時有伏湛
卓茂佐之耶史言深畧緯文夫帝本好文
學而深謀遠慮恢復天下之規皆自李問
得非待緯也李豈無益哉

陳元諫督察三公疏

時大司農江馮
上言宜令司隸
校尉督察三公
事下三府元上
此疏
蕭何為相國高
帝賜劔於上殿
入朝不趨
申屠嘉為丞相
坐府召太中大
夫鄧通欲誅之
漢文使持節召
通令人謝嘉故
曰假叔
董忠為王莽大
司馬共劉歆等
謀誅莽事發竟
死
李廷機曰元此
疏得蒙大臣之
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
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
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
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奸為
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周密法峻大
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
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
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
篤察也方今四方為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

体至患在自驕
數語尤婉切

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
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桓榮傳贊

時群臣承望上
旨言太子舅陰

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

張佚正色言當
用天下之賢才

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受爵不讓

帝稱善即拜佚
為太子太傅

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感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

按佚既云當用
天下之賢才而

足乎音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麋以罪佐傅蓋

乃自當其任故
曰自居全德全

推仁審為本乎其情君人能以此察則真和幾於辯

德言无玷缺也

矣

丁鴻傳贊

茅坤曰此贊以
讓字作眼目名

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

之一字又是丁
鴻斷案

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

丁鴻讓封於弟
而逃遇友人鮑

而違周伯夷率繫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太

駿於東海陽狂
不識駿乃止

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讓而慕其風徇其名

而責之鴻感悟
乃还就國

而殊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

彭讓國異母弟
荆及鳳愷以國

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

讓弟憲帝皆許
焉

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

根文熙曰言行
二意立論正大

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

詞亦雄偉末狗
名兩字又收拾

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其終

得好

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此言樂之所貴者在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鍾鼓孝子以和顏悅色為難非謂三牲而已然而不可闕其旨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江劉周趙列傳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適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其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江革劉般數公皆養養也撰其行著于篇

班固奏記東平王

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管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育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育非常之事育非常之事然後育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踪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

前漢鄭朋嘗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明始焦竑曰首以周公褒美他深以非常之功望之為下文存六子張本

李廷机曰其辭

宏偉

按淮南子曰至

人見是非若白

黑之別於目又

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言士

爭歸之急遽也

後漢書卷之六

下

九

稷文熙曰至此
數句說出一篇
注意

此節荐司空掾
桓梁

此節荐京兆祭
酒晉馮

此節荐扶風掾
李育

此節荐京兆督
郵郭基

此節荐涼州從
事王雍

稷文熙曰突出
周公事應前文
魏參錯

此節荐弘農功
曹史殷肅

茅坤曰摠收上
六子言當乘時
徵納故以山梁
托調

焦竑曰昔下和
以下只是反戾
不可弃賢之意
言當以下和屈
原為鑑

又曰末收掉尤
蒼

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又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
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
堂光名宣于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
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
之充輝當時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
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倍所莫
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
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
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
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
兆督郵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經學稔于師門政務之

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
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歎涼州從事王雍窮下嚴
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各宜先雍者也古者
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
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
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各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
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秋時也}夫子所為嘆也管仲
和獻寶以離斷^{被也別是}此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
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
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
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

後漢李膺平木

班固傳贊

焦竑曰此贊先揚後抑又曰余聞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蓋其明慧聰察九歲能屬文六歲之家傳者如此歸有光曰二段以責遷者責固固亦何說之辭茅坤曰末二句歸結得好日捷之喻甚停妥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位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叠叠而不厭。信其能成名也。彪固說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樊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樊其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忘也吾不遺

其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訊迂被刑不知身自遇禍。

陳仁子評古之修史多出家學。司馬遷班固及姚思

廉李延壽皆父子論選數十年乃成。蓋講

明是非貫穿本末非一人一日之力。遷史

必推司馬談固論必述司徒掾班彪尊家

率也。雖然二家得失互有不同。王充著書

既申班而屈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

今班氏說迂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

雄及傳玄。貶固又云論國體則飾主缺而

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

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何也遷刑固亦死
諗何易哉

王符潛夫論責忠篇

余有丁曰此篇
反復劇辨曲盡
人情是為人臣
歲規尤是為貴
臣永鑒
何洛文曰通篇
以天立論而尊
敬者天愛育者
人幾語尤是提
綱挈領之言正
見所以責忠處
篇中曰法天曰
犯天曰不思順
天曰天奪其鑒
曰無功於天曰
反戾天地等語
皆是從不好邊
說明其牧天所
愛者不可不安
而利之也
董份曰此四句
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

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

稔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

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

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

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

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

後漢李膺平木

是四子十六字
彈文
息夫躬董賢皆
哀帝時究臣為
誣告東平王事
詔封兩人為侯
又為賢起大第
於此闕下
何良俊曰說竊
位之人天奪其
鑒喪其本心十
分痛切且狀其
刻薄少恩處又
絕似
余有丁曰以嬰
兒之飽喻貴臣
之究而愛子驕
臣句亦教人君
當一半不是亦
有見
趙將李牧為韓
倉所譖賜死將

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昏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昏常病，貴臣昏常禍；父母昏常失人，君昏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查其罰者，乃昏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昏害於人者乎？夫鳥

自誅臂短不能
及銜刀於柱以
白殺
何良俊曰魚鳥
數句曾子之文
見大戴禮引之
以証責臣傷於
究之意

李維楨曰讀之
凜凜可畏

以山為堦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位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善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繁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出處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自和安之後世務

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

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益憤乃隱居

著書三十餘篇以訊當時失得不欲章顯

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計時短討適物
情足以窺見當時風政云
茅 坤評取其不激不詭縷：當實

王符潛夫論實貢篇

劉勰曰王符潛夫崔寔論仲長昌言杜夷末或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辨別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所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於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
真德秀曰王符仲長統二人之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
夫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存茂草十室之邑必存忠信是故亂殷存三仁遼東史魚公子荆之屬小衛存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

後漢書 實貢平木

論皆有補當世
然其文不及西
都遠甚
按孔子云立得
四友謂回為賢
附賜為奔走師
為先后由為禦
侮其能各不同
也
李廷机曰看他
警喻層：叠：
殊不見斧鑿痕

衣飾謂裝飾以
成其過也

李廷机曰結末
叔然一句渾若
天成古人文字
引用成語者多
此類

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上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賢。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奇小疾。勿彊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仲長統樂志論

按統作此論又
作詩以見志辭
曰飛鳥遺跡蟬
蛻亡殼騰蛇弃
鱗神龍喪角至
人能變達士拔
倍乘雲无害騁
風无足垂露或
常張雷成帷沉
壑當餐九陽代
燭恒星豔珠朝
霞潤玉六合之
內恣心所欲人
事可遺何為局
促此詩典此論
並稱一時之絕

使居育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殺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澍踏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葛藟曰讀此論
蕭洒出塵便令
人有超然物外

後漢書卷之五
平林

揚道賓曰上截
言養身之樂下
截言養神之樂
末收繳數語詞
氣翻遠且道勁

對美夫人帝王之門哉

考實統性倣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
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顯身揚名而名
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款
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著此論云云

仲長統傳贊

循遠也

赫胥氏大庭氏
並古之帝號在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畧歸乎寧固根柢華易

子曰夫聖人鵝
居而齧飲言鵝

時救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襍。故是非之論紛然相

鳥无常居。齧飲
不假物並淳朴

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齧飲化。迺萬肇

時也。
莊子曰凡人心

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州之奧未

知天。
陰於山川誰於

足况其紆險。則應俗達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

天子車以黃繒
為蓋。裹故曰黃

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

屋。韓子曰堯之
王天下也。冬日

玄暉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

鹿裘夏日葛衣
締葛也

運。文朴遞行。用明昼晦。回沉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

禮記曰公族有
死罪有司。讞于

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締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

公曰某之罪在
大辟。公曰宥之

亦有宥公族。黥國諸寬慘巨隔。而非必同。此其分

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

左傳却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又為政准有德者能以寬服人次莫如猛及鄭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漢平陽侯曹參為相百姓歌曰蕭何為法構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人以寧一

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

必過故葛屨履霜救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踈

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欽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

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執所以彰於微滅故用

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

鼎事亦可詳三章在令取賢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衰

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

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

失得皆究矣然多謀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費清

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辯或推

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救之政宜流於長世

秘之篤論將為救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

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

極理畧可得而言與

葛屨履霜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

而無德以將之詩曰糾：葛屨可以履霜

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倂至冬狹葛屨可

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楚楚衣服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

衣裳楚：注云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狹

有羽翼以自飾楚：鮮貌喻曹朝君臣皆

小人也徒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

崔駰達旨

駰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
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訊其
太玄靜將以後名或說已曰易稱徭物致用
可現而有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徭物致用
葵其華秋收其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
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
鈞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此天旁至曠於
出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
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
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貞抱景特立與士不
群益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送
允于時太上乘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倦而布官
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而布
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兕於良材求鏤
錡於明智不以砥仁義選利兕於良材求鏤
望朱關夫款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
英人乘斯時也侯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趨
大澤胡為嘿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
子苟欲勉我

後漢書平木

下

廿六

後漢書平木

下

廿五

林希元曰此祖
東方朔客難揚
雄解朝文氣雖
不及狻未失兩
漢風韻
故士以下備言
各隨所履以志
於退者典志於
進者對

若夫以下言君
能求士則士應
君之求

昔堯以下言士
能立功得以自
見

呂尚作周太師
其功銘於昆吾
之鼎晉魏顯退
秦師其勳銘於
景鍾
禹之趨時冠挂
不顧
自今聖王至屑
而巳也言
當時人材衆多
雖取不盡故我
惟用則行舍則
藏不歎叫呼炫
鬻自卑以求幸
也

屬或宏宏厲也
遠求謂遠方珍
異之物陰事立
久之後也水宿

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經云緒。帝紀乃設傳序。
歷數。三代興滅。管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
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
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揆日
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栖。或草耕而僅飽。或木如而長
饒。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
望色而斯舉。或以後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
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
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
援世之灾。跋涉赴俗。急斯時也。管堯含感。而臯陶謨。
高祖嘆而子房慮。袖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

權。及其策合道。後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
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齊事。則褰裳濡足。冠掛
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
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
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撲以皇
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
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胚胎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
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
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胥力
牧之畧。尚父之屬。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廈成而
茂木暢。遠求止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

後漢書卷之四十五 下 卷之四十五 下 卷之四十五 下

北方之宿也大
火心星也

茅坤曰非不款
仕數句是一篇
主意至此方露
崔嗣李識其大
處
交非其類為以
營已而已汗血
勞力也競時趨
時也

先人有則以下
明已之所守曰
歷卒賢聖之所
為而終以已志
董份曰卒數子
與孔子並持款
借孔子以為重
而文字亦參錯
可喜

柯維騏曰此段
文字全是李解
朝不如解朝之
警健

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

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

稀藝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

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

執圭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其糟糠而安藜藿夫君

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

而棲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

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

血競時利合而友子咲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

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

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

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

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管孔子

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劇舉節於柯盟卞

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負樹功於栢舉

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

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

東脯吳札結信於立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

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

慕古人之所序

考實晏嬰崔杼弑莊公晏嬰曹劇魯典齊戰三北齊

以七首劫桓公於壇卞嚴卞莊子養母戰而三

上乃還魯之侵地

莊子請送遂赴敵范蠡錯置也執謂謀畧也越
而闢三獲甲首伍員伍員父誅於楚師伐楚
謀遂伐吳而滅之伍員吳王闔閭為吳師伐楚
戰於柏卒魯連燕將守聊城齊田單攻之不包
楚師敗績魯連下仲連遺書燕將乃去包
胥楚昭王為吳所敗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庭
出軍敗唐且魏齊楚伐魏使人請救於秦不至
吳復楚唐且魏齊楚伐魏使人請救於秦不至
秦王悟適其羅秦使張唐往相燕其羅年十
發兵救魏其羅秦使張唐往相燕其羅年十
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
日原宣孟趙宣孟出見桑下有餓吳札季札過
衰原宣孟趙宣孟出見桑下有餓吳札季札過
好札劍及還至徐君塚樹而去於展季柳下惠也
是解其劍係徐君塚樹而去於展季柳下惠也
不稱其亂國人也

崔寔政論

首段言明君又資賢臣以為已進言張本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卑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佐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音勿忘也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欲奸偽輕忽至直厭欲奸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括囊不言守祿而已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玉縵繼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

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

茅坤曰傳曰為政如張琴瑟琴瑟不調必起而更張之夫政亦必異矣遠古明聖馭寓內煦如春溫嗟如慈母奚刑威耀和漢世靡之窳也政澆惰矣俗媒蕩矣吾而膠上世之理煥休而尚需之若民何是故崔寔之目擊而洞之也建言主威嚴焉嗟乎豈得已哉救世之論焉爾矣汪道昆口正論

後漢書賈平本

下米

廿九

茅坤曰第三段言倍士不知政治之變與聖人異

楊千庭曰安桓之間外家大璫重灼跋扈此乾坤何等時和語有之譚結繩于顯義之朝則樂矣講舜于六日之役則悼矣移土籃于縛文之世則盤矣故寔之論曰俗士拘文牽古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札有未乎其言之也

茅坤曰第四段言漢元政治之弊申上漢興以來數句意

陳止齋曰文帝功業不見於卓而見於其宣帝取文帝之所不急者矯而行之微帝之道德沉湮在人吾知宣帝決不右刑罰而心炭刺以自拔其本根者崔子之論蓋特以激一時之陋倍挽回漢人之生氣其優宣而劣文也有意

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和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各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管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齊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伊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羨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充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各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伊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俎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管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

茅坤曰第五段言當道通變之宜以破倍士之見申上全人執權遭時一段意

陳止齋曰聖人之用刑豈遽不仁於天下者哉以用刑為不仁於天下是用藥石不仁於身其可乎藥石以治身不為厲其身刑罰以治天下豈為厲天下哉燔炙剝烙戰馬之性然所以服馬之悍使无弃乘者亦燔炙剝烙之力也雕鏤青黃虧木之質

然所以成木之用使无弃材者亦雕鏤青黃之功也刑以虐民亦以厚民然而言治者每難之非言之難也聽之難也用之難也用德而不宜不失為過厚用刑而不宜則流入於苛政矣崔寔之論亦惟其時之可而已於乎寔誠知務本也哉

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益為國之法汪○云○以○理○身○喻○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為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救汪○云○以○取○馬○喻○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息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柅勒韃韃以救之○應○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耕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韉車轅韉供束也○奎設於鑣和設於轅

出處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对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

仲長統評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胡寅評崔寔之論出於子產曰太上能以德服民

其次莫若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思齊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急目脉前之效爾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

後漢書卷之六

齊道仲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
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
風又偃夫無道疑可殺也聖人統不以殺
為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然特不
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又至於
民無所措手足故聖王之治不聞其尚嚴
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政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
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
致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者乎五經語孟
之訓未嘗有猛

葉水心評寔論政以為嚴之則理寬之則亂累千百
言皆教人主以深刑蓋申商之所不忍言
者仲長統既以為當置人主之右而後世
果從而好之以疎論招實徇無酷於此東
漢自章帝而柄始分於外戚和帝誅竇氏
而柄始分於宦官其後宦官外戚迭相表
裏蓋比鄉順帝之與廢冲質威靈之更立
而政在外戚宦官十九矣當此之時寔勸
其君以嚴刑者將仲所用也用之於內乎
則所以收外戚宦官者有道而非果於殺
者之所能制用之於外乎則雖多殺長吏

貪姦者數十人豪強大姓之不法者數百人平民緣此以坐死者數千人此何損於梁氏之權耶而謂其可以與漢乎漢法極重故權臣因借以濟其惡李固杜喬累朝傳相之尊也為梁相繼陳尸於衢其他以忤恨殘滅者不知其幾宦官之橫州郡輕以人命資之者弗勝數焉寔曾不見天下之執而輕論天下之政何耶

劉陶陳時事疏

林希元曰天地與人相須而成帝王與人亦然此祖尚書陶蓋欲桓帝不輕忽其臣也為下荐朱李張本自此至輕上天之怒言桓帝處遠樂故忽天戒

此段叙高祖之創業責其不善守直攻桓帝可謂憊矣

指當時奄宦之肆志以虎豹豺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身不聞檀車之聲。天灾不育。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充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廢。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謂梁冀專權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

狼為喻

林希元曰二句善名狀

指當時守令之貪橫以封承長蛇為喻

茅坤曰形容悲痛情態至此

林希元曰此借秦為監亡秦之

端不出此數語按趙高為車府令典壻咸陽令關樂謀殺胡亥

此段荐賢才為用引武丁周宣

事方說入朱穆李膺

上齊七耀典上茂三光之謬相反下鎮萬國英上彫散諸夏蚕食天下相反林希元曰現此數語有致命遂志意思語直氣壯

降眾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

豺狼乳於春圃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

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承長蛇蠶

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寃貧餒者作饒寒之鬼高

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孔子誅少正卯於東觀死者悲於寃寃生

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嘆息者也且秦

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

於諛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

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

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

雉之灾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

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

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不合於時扶輔王室上

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

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

悲臣之愚惑也

出處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

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大學故上疏書奏不省

陳仁子評草茅之士以分論則不必言以理論則不

容不言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躰凡宇宙間有一物不遂，則吾心不憚焉。娶婦有宗周之憂，漆室有倚楹之嘆，皆此心也。劉陶身非兩府也，位非九卿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始游大學，乃歷詆政柄之不可假，直諫之不可誣，而又薦李膺、朱穆以經維國政，雖瀕於死而不悔。嗚呼！其心仲超，災度越世，倍者觀其疏首言天地人物之故，則陶所見未易與倍人言也。陶之心不以分而以理，其禹稷思天下之飢渴，猶已也夫。

劉陶上孝桓皇帝鑄錢議

林希元曰：美辭沃論，快心爽口。深謀遠計，裨益皇猷，令人讀之不厭。

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

高儀曰：此篇置鑄錢不論，特論當今之憂在於民飢，尤為識時審勢之譚。

閔如霖曰：當今之憂，二句正破當時貨輕錢薄之說，是一篇大指。

董份曰：以食為國，正典貨字。

後漢書卷之六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胥子來之人，武旅胥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益，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杼，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胥國之所宝，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東郭祖朝見晉獻公曰：顛聞國計公曰：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何預焉。

天象

持婦者受經者

詩王事靡盬不遑固也

相形 汪道昆曰名理
名言是垂不朽
蘇東坡喜雨亭
志云使天而雨
珠寒者不可以
為襦使天而雨
王飢者不可以
為粟與劉生此
論俱脗炙人口
茅坤曰深究散
源最是的確議
論
按賈誼鑄錢疏
云今法錢不立
農民釋其耒耜
治鑄炊炭姦錢
日多誼徒慮其
法錢不立不及
劉陶止役禁奪
之語更為有見

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
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益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
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饒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
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
齊貨以救其救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栖鳥烈火之上

孔子行游中路
聞哭聲悲問之
虞丘子對曰吾
有三失吾少好
幸周偏天下還
後吾親亡一失
也事君驕奢不
遂二失也厚交
友而後絕三失
也
魯漆室邑之女
過時未適人當
穠公時君老太
子幼女倚楹而
啼傍人聞之心
莫不慘也者隣
婦泣之遊謂曰
何哭之悲字欲
嫁乎漆室女曰
嗟始吾以子為
知人反无識豈
為嫁之故不樂

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
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
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嘆近
聽征夫饒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
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監寐伏念
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乘
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
恐卒胥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
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

後漢書卷之六

平木

魚爛

中清

而悲哉吾夏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馮叔吉曰目詩寫怨托景以道
愁直有感時濺淚恨別驚心之句

尺之錢何能存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大鼎也挂也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音山第下貌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聞不
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
天下笑

出處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

改鑄大錢陶目議之帝竟不鑄錢

陳古迂評劉陶大錢之議桓帝從之而無垢張氏謂

陶遊太宰无官守無言責然則太宰猷非

公議從出之地乎陶之以諫得禍由斥宦

寺始雖得禍不悔也

高 儀評老成謀國之慮非過計非激談

臧洪傳贊

曹操圍張超於
雍丘洪聞超圍
徒跣涕泣從袁
紹請兵紹不聽
超城遂陷
吳破楚申包胥
如秦乞師哭日
夜不絕声秦師
乃出救楚言臧
洪徒守節致死
不能如包胥之
存楚也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
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
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笑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
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
懸之會忿恚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
則未聞也洪竟為紹所殺

蔡邕傳贊

初邕下獄呂強
愍邕无罪請之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殛之運有生所共深悲

有詔減死一等
典家為髡鉗徒

也當伯喈抱鉗扭徒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

朔方會大赦放
還後王智又密

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

後漢書

告邑怨於囚放
乃亡命江海遠
跡天會

慶恩遇也懷思
也荷恩遇者豈
不思之乎
左傳却伯見虢
叔曰夫司寇行
刑君為之不辜

時宦官張讓等
殺何進迫脅太
后盧植執戈於
閣道窓下數讓
等讓等惧乃釋
太后又將帝與
陳留王數十人
步出穀門奔小
平津公卿無得
從者唯盧植夜
馳河上隨帝明
日公卿乃奉迎
天子還宮

余有丁曰此贊
云愍夫世士以
離倍為高而人
倫莫相恤也悲

衣窳既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
但頭北首。舊立歸骸。先壘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
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
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
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
情。交。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子。長。謗。書。流。后。放。此。
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盧植傳贊

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
心可知矣。夫逢蠱蠱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
未肯不亢。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
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斫。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陳蕃傳贊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
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
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
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道世為非羨。故屢退而不

夫蕃之志良苦矣所可恨者動不終而闔寺得志人云亡而邦家殄瘁卒莫救敗亡之既耳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陣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著為高蕃其罕聞此羨乎

夫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實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有風采之貌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焦竑評蕃之死亦足悲矣迄今讀陳蕃傳至從官

騶蹋跋之言深為忿恨然仲舉踈漏所不免爾夫声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而曰頽出臣章宣示宦者此何說也宜其不免於曹節王甫之及哉

黨錮傳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

人導民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

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益前哲之遺塵

齋足求者霸德既衰徂詐萌起強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

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辨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

焦竑曰首借孔子性習之論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所習尚然也下文之徒去就之節婢直之風皆發明遷染之途異之意按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湯染於伊尹故王天下紂染於惡來故國殘

身死為天下儆
又曰自是愛尚
四句為下四段
綱領六文字血
脉處

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

陵上之心輕歿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

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

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

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其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

重開而保身懷方弥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

桓靈之間主荒政課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

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

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

此段言王莽篡國故去就之前重

此段言桓靈委命故婞直之風行以至范張之徒以危激梯党既六遷與使然

也
焦竑曰上好句
收上漢祖武帝
二段矯枉句收
上王莽桓靈二
段若范滂數句
乃收繳所以序
党錮傳之意

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
心惡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沈容賢評方永壽延熹之際大將軍冀鉗士口蔽主

聽而大尉廣司徒續司空即輩賊陷肅要

而莫敢誰何于時太尉瓊稍持尺裁維

其間而范孟博李元礼陳仲宰王叔茂岑

公孝諸君子繩引而起画諾則部公卿之

論議而不顧褒善糾違則戮合柱之闡孽

而不恤模楷俊秀則尸已宥之宮戚而不

忌而顧厨俊及則結南北之部黨而不变

大都以其悃款之思濟其忿倍矯世

之念卒以危言激論踰于世而重取禍
此范生黨錮傳之所以作也其言曰匹夫
抗憤處士橫義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
惡終陷黨禍不其然乎嗚呼諒哉

李膺傳贊 張儉傳贊

董份曰李膺當
日氣度昂如
山岳此贊傲素
行二句可謂得
其梗槩矣

楊慎曰膺字有
惜之意

焦竑曰把魏齊
季布說起蓋以

二子况張儉以
虞卿朱家况當
時之破家相容
者深得比擬之
体

又曰范擘于膺
則曰命于儉則

曰不知量蓋痛
膺之死而配儉
之亡逃故也

李膺振拔汗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
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賢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
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歿
指范滂之母
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避也
管魏齊違歿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其罪而張儉

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
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
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埋江河終嬰疾
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郭太傳贊

沈容賢曰木秀于林風及摧之堆出于岸流又端之諸君子者所謂秀于林出干岸者也林宗其狻出于汗泥之中而蛻于蓋埃之外者乎此贊謂其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然夫

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親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善道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絕過也

竇武何進傳贊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閣豎身成功頹矣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焦竑曰此贊言進之死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按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廢商久矣公將與之不可宋公不聽戰敗於泓

孔融傳贊

督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文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慄為皜為其與琅玉秋霜比質可也

荀彧傳贊

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玉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

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欵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焦竑曰彧之從操非正也班生曲為之諱過矣特拒九錫之命猶有足言者按

董昭詩欲加操
九錫或謂君子
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事遂寢操
心不能平后晉
壽春飲藥卒

子貢不欲違仁
蒙而致晉但事
不兼濟耳言或
豈頭強曹氏令
代漢祚事不得
已也

閱如霖曰以上
三段言理不可
全詰功不可兼
時不可並歸結
在取其歸正一

句蒙字典上蒙
字與應言非假
蒙乃殺身成仁
之蒙也

長史梁衍謂卓
在洛陽天子來
西以將軍之車
精兵三萬迎接
至尋奉合討逆
徵兵群帥袁氏
迫其東將軍迫
其西此成擒也
萬不送遂就徵
身幾不免

白虎通曰畫象
者其衣服象五
刑也犯墨者蒙
巾犯劓者以赭
著其衣犯髡者
以墨蒙其體處
而蚤之犯宮者
雜髮犯大辟者

已任期紆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
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
道無求備。智筭胥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
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
於仁而欲之。益胥全必胥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
方時運之屯遭。非雄才無以濟其弱。功高勢強。則皇
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益取其歸正而已。亦
殺身以成仁之蒙也。

皇甫嵩朱雋傳贊

或有受服之祭社句也

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畧受服倉卒之時。及其功
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
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
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
士咲。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

酷吏傳贊

古者啟龐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
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
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
姦。倚疾邪之公道。濟忍苛之雷情。漢世所謂酷能者。

布衣無領墨黥
面也
黃霸政尚寬恕
侯延平素輕霸
為人及比郡為
太守褒賞及在
已前心內不服
茂到縣有所成
置吏人笑之
朱邑以愛利為
行未嘗答辱人
安為河南尹政
號茂明然未曾
以賊罪鞠人

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
誼。莽與夫斷。七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嗤
黃霸之術。密人咲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
然朱邑不以答辱加物。袁安未嘗鞠人減罪。而猾惡
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
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
者。人止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
而求乎。

劉梁辨和同論

重份曰。晏子嬰
以和同著。辨千
百年來。幾為絕
响。惟此作能嗣
徽音。
何孟春曰。篇首
數語。是綱領考
之以義句。尤括
盡一篇大指。
柯維騏曰。和羹
琴瑟之喻。晏子
直能發夫子所
未發。
黃震曰。已上先
述和同之辨。而
以君子之行結
之。已下申造而
得道數句。
黃洪憲曰。合天
下萬世之心。以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夫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
為美。其故何哉。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
君子之於事也。無造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
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
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
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
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
和睦。能相親也。晉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
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

成其公則謂之
理合天下禹世
之理以成其是
則謂之和論理
不論迹則放丹
庫非忍兵巢牧
非篡破斧所非
殘誅少正卯非
戾故有違而道
順而諄愛而害
惡而美和同之
間情理之判匪
君子莫能察也

茅黃曰藥石美
疾之論古今以
為美談者來果
是不易道理蘇
東坡屈到論亦
祖此意

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灵若厲大夫許
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
惡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
矣有是寵者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
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辛尹申夷從王
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
之役晉楚對戰陽穀敵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
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
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
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訊其違道也夫知

王維楨曰數句
的確為下文引
証張本

閉如霖曰引証
六句文法凡三
變正申上考之
以義意復衍數
語而總結之甚
關鍵
又曰此篇只看
他回顧閉鎖處
規矩繩墨無纖
毫走作前入小
心文字大率如
此

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為其患一也。
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
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
讐不廢。故解狐蒙初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
以逆文為成。傅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
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
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
善。考義之謂也。

出處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費

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著此論桓帝

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

考寔晉初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

晉寺人披猷公使戎重耳斬其祛及歸國

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逆文公後竟成之

也

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獲傅瑕曰苟舍

我請納子屬公赦之殺鄭子而納厲公遂

殺瑕也

楚恭王疾曰管籥犯我以羨達我以礼吾

死之後爵之于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

樂必速遣之

宦官傳序

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

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

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

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

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法也中人

易以後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

貂管蘇胥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者庸於秦趙及其救

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乃襲秦制置中常侍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瑠左貂給事殿省

及高后祗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

羅大經曰閹宦

之既豈歌蠱惑

主心為國家蠹

哉權執一威士

君子固有畜綠

攀援梯進媒宥

者然惟不主離

疽瘡環所以為

孔子不札臧倉

玉雖所以為孤

子耳故宋塔不

典內侍交語明

皇深加歎獎杜

棕不從監軍請

選宮女入宮武

宗知其有宰相

才閹宦之宜遠

所從來矣歌君

也乎我范純夫

為諫官東都宦
官陳衍園亭在
焉行每至園中
不敢高聲謂其
徒曰范諫謀一
言到上前吾輩
不知死所矣此
其所以為范純
夫也此其所以
為元祐也王黼
為宰相與宦者
梁師成鄰居密
開後戶往來微
宗幸黼第徘徊
覲覲偶見之大
不樂此其所以
為王黼也此其
所以為崇觀政
宣也

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
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將離館故請奏稅事多
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
齊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
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
他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
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
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
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稍
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

焦竑曰女主臨
政又至閹宦用
事閹宦用事又
至專權自恣專
權自恣必至廢
立幼君廢立幼
君又至誅鋤善
類其流之弊蓋
有不可勝言者
始也天子以閹
宦為私人既也
閹宦以天子為
門生嗚呼階札
茅坤曰形容閹
宦煙掃之勢極
力描寫无一字
不似

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
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
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幄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
廷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
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
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
勲無謝於姓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
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
求則充寵三族直情午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簞茅分
虎南面臣人者益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

茅坤曰自古閣寺之說至大考鈞黨極矣揆厥所元誰尸之乎自高祖置中常侍官光武置小黃門數十人實操亡漢之階故其流弊所及至者勅業垂統之君盍其慎哉尚書曰堯行天罰左傳曰災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暴考不知其非

茅坤曰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究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戚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又以此終也又曰末一語可為永鑒

弟交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室水統霧殺之積盈仞
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締室狗馬飾雕
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
樹黨類其脅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重子以
自銜達同救相濟故其徒脅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
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栖寇劇綠間搖亂區夏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旋見孥戮因復
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稔善士莫不離被灾毒竇武
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蹶怨協群英之執力而以
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壺乎雖袁紹龔行交
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

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信乎其然矣

考實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

曰呂卻畏迫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

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羨遠我以

禮典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

之後爵之於朝也

史記曰商君入秦因孝公寃臣景監以求

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

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蘭相

後漢書卷之六

如可使也

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典寺人貂用內
寇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刀
即貂也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
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
乱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
無罪乃烹伊戾

儒林傳贊

茅坤曰首段叙
儒學之盛若乃
經生以下一段
論世儒各習其
師之非然所談
者以下一段論
世儒亦有補於
世教歸重只在
斯豈非學之效
乎一句意言由
有儒學故能長
久也
此揚雄法言之
文喻學者文煩
碎也擊帶也音
盤悅佩巾也音
稅
高曠曰已上特
喚起下段意是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
篤為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
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
糧動奔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
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齋分爭王庭樹朋私里
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
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擊悅夫書理無二
義歸齋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為
又雄所謂說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
能遠至者益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訟者仁義

後漢書卷之六

叔強之臣謂關忠功皇甫嵩令推去漢而自立嵩不從豪俊之夫謂董卓款大起兵鄭素止之卓從其言昏主謂獻帝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狹拘制也謂溫及嵩並被徵而就拘制董份曰此句一篇大意從前許多議論到此歸結

葛曦曰起端數句便諒括一篇大意引易處言逸民之節引克武處言人君能全其節以下皆申明此意自炫以喻一段申上逸民之節所以不同漢室中微一段申上能全其節不愧克武也

言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

按范曄曰先大

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經。家知違和歸正之跡。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救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肯意乎。董子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乃蒙首惡之名云云

逸民傳序

易稱遜之時。羨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孫竹之繫。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炎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磴。奇類沽名者。然而蠅蠶。蠶蠶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夫宣侯嘗以講道余隙寫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遯其風尚矣穎陽洗耳耻聞禪讓孤竹長飢羞食周粟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從不顯况怨累之為哉於乎共薛方逢萌所以聘而不肯至炭光王伯所以至而不能屈也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羨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下卷終

題兩漢萃寶後

李光縉曰逢管著述

惟兩漢稱盛所從來

矣若辭蔚狀若氣蒼

狀若體裁堂堂正正

兩漢萃寶後

狀古雅竒偉有上世
遺風翰苑鉅公咸寶
為穀率余珍重其文
而從吾焦先生萃要
領而批釋之多依古

疏且更參以特見竊
謂此書猶商彝周鼎
為席珍者所重匪徒
指擊缶之聲以為金
石琴瑟也謹命工鋟

梓其同志共交曰方
駕史記萃寶貝云

萬曆辛卯歲孟冬
自新齋余明吾梓

兩漢萃寶貝後叙

